

著 林 大 斯
譯 華 葆 曹

還義主府政無
？義主會社是

行 發 座 告 華 長

？義主會社是還義主府政無

著林大斯

譯華葆曹

行發在書華島

無政府主義是社會主義？

著者 斯大林

譯者 曹葆華

出版者 解放社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上海四川北路新鄉路一號

印刷者 藝文書局

上海嘉善路一二三號

0144

1949年11月 1—15000(S1)



509.4
824=5

目 錄

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	一
一 辯證方法	七
二 唯物主義理論	二〇
三 無產階級社會主義	三七
附錄：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辯證唯物主義	七五
註釋	一〇一
譯後	一〇五



3 0537 6126 2

243598

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一）

現代社會生活底核心是階級鬥爭。在這個鬥爭中，每一階級是以自己的觀念形態爲指南。資產階級有自己的觀念形態——這是所謂的自由主義。無產階級也有自己的觀念形態——這是衆所周知的社會主義。

不能認爲自由主義是什麼完整的和不可分的東西。按照資產階級底各種階層，它分爲各種傾向。

社會主義也不是完整的和不可分的：它也有各種傾向。

我們不在這裏從事考察自由主義，——這頂好延攔到另外的時間。我們想使讀者只認識社會主義及其各個派別。據我們看來，這對於讀者將更有趣。

社會主義分成三個主要的派別：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

改良主義（伯恩斯坦及其他等人）認爲社會主義只是遼遠的目的而不再是別的什麼，改良主義否定社會主義革命並且試圖以和平方法建立社會主義，改良主義所宣傳的不是階級鬥爭而是階級合作，——這個改良主義，一天一天地瓦解着，一天一天地失去社會主義底任何標誌，並且據我們看來，在這裏，在這些論文中，在給社會主義下定義時，把它考察是沒有任何必要的。

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是完全另外一回事：它們兩者現在被承認爲社會主義的思潮，兩者彼此間進行着激烈的鬥爭，它們兩者力圖在無產階級眼中表示自己是真正社會主義的學說，並且，當然，把它們考察和互相對比，對於讀者將更有趣得多。



我們不是屬於這樣的人，他們一提到『無政府主義』這個名詞，就輕蔑地轉過身去，揮一揮手，說道：『你們喜歡去研究它，就是談一談它也不值得呀！』我們以為：這種廉價的『批判』既是沒價值的，又是沒用處的。

我們不是屬於這樣的人，他們以下列說法安慰自己：無政府主義者『沒有羣衆，因而他們已不是這樣危險的了』。問題不是在於：或多或少的『羣衆』今天跟着誰走，——問題是在於學說底本質。如果無政府主義者底『學說』表現着真理，那末，不用說，它一定會給自己開闢道路，把羣衆集合在自己周圍。如果它是不能成立的，建立在虛假的基礎上，它就不會支持長久，會在空中懸吊起來。無政府主義之不能成立，是應當加以證明的。

有些人認爲：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有着同一的原則，它們之間只是策略的分歧，所以據他們看來，把這兩個思潮互相對比，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這是大大的錯誤。

我們認爲：無政府主義者是馬克思主義底真正的敵人。於是，我們也承認：對於真正的敵人，必須也進行真正的鬥爭。因此，必須從始到終地考察無政府主義者底『學說』，澈底地從各方面去衡量它。

問題是在於：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原則上，不管它們兩者都是在社會主義的旗幟下出現在鬥爭底舞台上。無政府主義底基石是個人，據它看來，

解放個人是解放羣衆、集體的主要條件。據無政府主義者看來，在個人未被解放以前，要解放羣衆是不可能的，因此它的口號是：「一切爲着個人」。馬克思主義底基石是羣衆，據它看來，解放羣衆是解放個人的主要條件。這就是說，據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在羣衆未被解放以前，要解放個人是不可能的，因此它的口號是：「一切爲着羣衆」。

顯然地，在這裏我們有着兩個互相否定的原則，而不僅是策略的分歧。

我們論文底目的是對照這兩個對立的原則，相互比較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從而闡明它們的優點與缺點。此外，我們認爲在這裏使讀者認識這些論文底計劃是必要的。

我們將從描述馬克思主義底特徵開始，附帶涉及無政府主義者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然後轉到批判無政府主義本身。即是：我們將說明辯證方法，無政府主義者對於這個方法的觀點與我們的批判；說明唯物主義理論、無政府主義者底觀點與我們的批判（在這裏將講到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專政、最低綱領，以及一般地講到策略）；說明無政府主義者底策略和組織——最後我們將提供我們的結論。

我們將竭力證明：作爲小村社底社會主義之宣傳者，無政府主義者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

我們也將竭力證明：因爲無政府主義者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他們也就不是真正的革

命者……

這樣，我們就着手本題吧。

一 辯證方法

世界上一切運動着，……生活變化着，生產力增長着，舊關係破壞着。

K·馬克思

馬克思主義不僅是社會主義理論，它是完整的世界觀、哲學體系，從這個哲學體系自然而然地產生出馬克思底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這個哲學體系叫作辯證唯物主義。因此，說明馬克思主義，是意味着說明辯證唯物主義。

爲什麼這個體系叫作辯證唯物主義呢？

因爲它的方法是辯證的，而理論是唯物主義的。

什麼是辯證方法呢？

人們說：社會生活處在不間斷的運動與發展底狀態中。這是正確的：不能認爲生活是什麼不變的和凝固的東西，它決不停止在一個水平上，它處在永久的運動中，永久的破壞與創造底過程中。因此，生活中總是存在着新東西與舊東西、正生長着的東西與正死亡着的東西、革命的東西與反革命的東西。

辯證方法說：必須把生活看作正是它在實際上那樣。我們已經看到生活處在不間斷的運動中，因而我們應當從其運動中考察生活，並且提出問題：生活走向哪裏呢？我們已經看到生活是不斷破壞與創造底圖畫，因而我們的義務是從其破壞與創造中考察生

活，並且提出問題：生活中什麼破壞着與什麼創造着呢？

生活中產生的與一天一天地成長着的東西，是不可克服的，要停止它的前進是不可能的。這就是說，如果，例如，生活中產生了作爲階級的無產階級並且它一天一天地成長着，那末，不管它今天怎樣軟弱和人數稀少，歸根到底它却是會勝利的。爲什麼呢？因爲它成長着、加強着和前進着。相反地，生活中衰老着與走向墳墓的東西，不可避免地一定失敗，雖然它今天是雄壯的力量。這就是說，如果，例如，資產階級漸次地失去腳下的基地並且逐日地向後倒退，那末，不管它今天怎樣強大和人數衆多，歸根到底它却是會失敗的。爲什麼呢？正是因爲它作爲階級是腐爛着、削弱着、衰老着，並且成爲生活中多餘的負擔。

由此就產生了著名的辯證原理：實際上存在着的一切，即一天一天地成長着的一切，是合理的，而一天一天地腐爛着的一切，是不合理的，因而是避免不了失敗的。

一個例子。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在俄國革命知識分子中間發生了巨大的爭論。民粹派斷言：能擔負起『解放俄國』的主要力量，是鄉村與城市底小資產階級。爲什麼呢？——馬克思主義者問他們。民粹派說：因爲鄉村與城市底小資產階級現在佔大多數，加以它是窮困的，並且貧乏地過活着。

馬克思主義者回答道：的確，鄉村與城市底小資產階級現在佔大多數，它是確實貧困的，可是問題難道在這裏嗎？小資產階級早已佔大多數，可是直到現在它沒有無產階

級底幫助就不曾在爲『自由』的鬥爭中表現任何主動。爲什麼呢？正是因爲小資產階級作爲階級不是成長着，相反地，它是一天一天地腐爛着並且分解爲資產者與無產者。另一方面，自然地，貧困在這裏是沒有決定意義的：『流浪漢』比小資產階級更窮困，可是誰也不會說：他們能擔負起『解放俄國』。

如你們所看到的，問題不是在於：什麼階級今天佔大多數，或者什麼階級更貧困些，——而是在於：什麼階級強大着，以及什麼階級腐爛着。

因爲無產階級是不斷地成長着和強大着、把社會生活向前推進並且把一切革命分子集合在自己周圍的唯一階級，所以我們的義務是承認它爲現代運動中的主要力量，站入它的行列，把它的先進的傾向作爲自己的傾向。

馬克思主義者這樣地回答了。

顯然地，馬克思主義者辯證地觀看生活，至於民粹派則形而上學地議論着，——他們描述社會生活是凝固在一點上。

辯證方法這樣地觀看生活底發展。

但是有各種各樣的運動。曾經有『十二月時期』社會生活中的運動，那時候無產階級，伸起背來，攻擊武器庫和進攻反動派。但是必須把過去幾年的運動也叫作社會運動，那時候無產階級，在『和平』發展底條件下，只限於個別罷工及建立小職工會。

顯然地，運動有各種不同的形式。

所以辯證方法說：運動有雙重的形式：進化的與革命的。

當進步分子自發地繼續着自己的日常工作並且把小的量的變化輸入舊秩序的時候，運動就是進化的。

當同樣的分子聯合起來，滲透着統一的思想並且衝向敵人的營壘，以便根本消滅舊秩序並且把質的變化輸入生活中間，建立新秩序的時候，運動就是革命的。

進化準備革命並給它造成基地，而革命完成進化並促進它的進一步的工作。這樣的過程也發生於自然底生活中。科學底歷史表明着：辯證方法是真正科學的方法：從天文學起到社會學止——到處都發見下列思想之確證：世界上沒有永久的東西，一切變化着，一切發展着。因此，自然中一切都應當從運動、發展底觀點去考察。而這表示着：辯證法底精神貫通着全部現代科學。

至於說到運動底形式，說到依據辯證法，小的量的變化歸根到底引起大的質的變化，——那末這個規律同樣地在自然底歷史中也有着力量。門吉勒捷夫的『元素週期體系』明顯地表明着：質的變化之產生於量的變化，在自然底歷史中有着何等巨大的意義。新達爾文主義所讓位的新拉馬克主義底理論，在生物學上也證明了這點。

關於恩格斯在其『反杜林論』中充分完滿地闡明了的其他事實，我們就不說什麼了。

這就是辯證方法底內容。

無政府主義者是怎樣看辯證方法呢？

大家知道：辯證方法底創立者是黑格爾。馬克思清洗了和改進了這個方法。當然，這件事情也是無政府主義者所知道的。他們知道：黑格爾是保守主義者，所以他們利用機會，完全詆罵黑格爾是『復辟』底擁護者，他們熱心地『證明着』：『黑格爾是復辟底哲學家，他讚美絕對形式中的官僚主義的立憲主義，他的歷史哲學底一般觀念是服從於和服務於復辟時代底哲學方向』，以及其他等等。（見『召喚』（二）第六期，B·車爾克茲希維爾底論文）

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在其著作中『證明着』同樣的東西。（見，例如，他的俄文的『科學與無政府主義』）

我們的克魯泡特金們，從車爾克茲希維爾起直到山·P·止，都同聲地唱和着克魯泡特金。（見『召喚』各期）

的確，誰也沒有和他們爭論這點，相反地，而是每個人都同意：黑格爾不是革命者。馬克思與恩格斯本人在其『批判的批判之批判』中最早地就證明了：黑格爾底歷史觀是與人民底專治根本矛盾的。但是不管這點，無政府主義者却『證明』並且認為必須每日『證明』：黑格爾是『復辟』底擁護者。他們爲什麼這樣作呢？大概爲了以這一切來破壞黑格爾底威信並且讓讀者感到：『反動者』黑格爾底方法也不能不是『可厭的』

與非科學的。

無政府主義者想以這樣的方法來駁倒辯證方法。

我們宣稱道：他們以這樣的方法是不會證明什麼的，除了他們自己的無知。巴斯噶與萊布尼茲不是革命者，可是他們所發明的數學方法現在被認為是科學方法。邁爾與黑爾姆霍茲不是革命者，可是他們在物理學部門中的發明成爲了科學基礎。拉馬克與達爾文也不是革命者，可是他們的進化論方法使生物學科學站立起來了。……爲什麼不能承認這個事實：不管黑格爾底保守主義怎樣，他，黑格爾，却成功地製定了叫作辯證法的科學方法？

不，無政府主義者以這樣的方法是不會證明什麼的，除了他們自己的無知。

我們且往下講吧。據無政府主義者看來，『辯證法是形而上學』，而且因爲他們『想從形而上學下面解放科學，從神學下面解放哲學』，所以他們也駁斥辯證方法。（見『召喚』第三期與第九期，Ш·Г·。又見克魯泡特金底『科學與無政府主義』）

呵，瞧一瞧無政府主義者！正如諺語所說的，『把有病的頭腦套在健康的頭腦上』。辯證法在與形而上學的鬥爭中成熟了，在這個鬥爭中它給自己博得了光榮，然而據無政府主義者看來，畢竟辯證法是形而上學呵！

辯證法說：世界上沒有永久的東西，世界上一切都是暫時的和變動的，自然界變化着，社會變化着，風俗與習慣變化着，正義底概念變化着，真理本身變化着，——因此

辯證法正是批判地觀看一切，因此它正是否定僅只一次確定了的真理，因此它正是否定抽象的『獨斷的論點，這些論點一旦發現以後，人們就只是把它們暗得爛熟』。（見恩格斯，『費爾巴哈論』）（三）

形而上學却向我們講完全不同的東西。對於形而上學，世界是什麼永久和不變的東西，（見恩格斯，『反杜林論』）它是由什麼人或什麼東西僅只一次規定了的，——這就是爲什麼形而上學者口頭上總是『永久的正義』與『不變的真理』。

無政府主義者底『始祖』普魯東曾經說過：世界上存在着僅只一次確定了的、不變的、正義，這個正義應當作爲未來社會底基礎。與此相關，普魯東被稱爲形而上學者。馬克思藉助辯證方法與普魯東作鬥爭，並且證明了：既然世界上一切都變化着，所以『正義』也應當變化着，因而『不變的正義』是形而上學的謬語。（見馬克思，『哲學底貧困』）形而上學者普魯東底喬治亞弟子們却向我們一再重複着：『馬克思底辯證法是形而上學』！

形而上學承認各種模糊的教條，例如『不可認識者』、『物自體』，並且歸根到底轉入毫無內容的神學。與普魯東和斯賓塞相對立，恩格斯藉助辯證法同這些教條作鬥爭。（見『費爾巴哈論』）而無政府主義者——普魯東與斯賓塞底弟子們——却向我們說：普魯東與斯賓塞是科學家，而馬克思與恩格斯是形而上學者！

二者必居其一：或是無政府主義者哄騙自己，或是他們不知道他們所說的。

無論如何，無疑的是：無政府主義者把黑格爾底形而上學體系及其辯證方法混淆起來了。

用不着說：黑格爾底立脚於不變理念上面的哲學體系，自始至終是形而上學的。然而顯然的也是：黑格爾底否定任何不變理念的辯證方法，自始至終是科學的與革命的。

這就是爲什麼馬克思給與了黑格爾底形而上學體系以消滅性的批判，同時却讚揚地評論他的辯證方法，這個方法，依照馬克思底話講來，『不論在什麼面前都不低頭並且按其本質說來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見『資本論』，第一卷，跋文）

這就是爲什麼恩格斯在黑格爾底方法及其體系之間看出了巨大的差別。『特別珍重黑格爾底體系的人，在這些領域底每一個中可以是充分保守的。誰認爲辯證方法是主要方法，誰就不論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可以屬於最極端的反對派。』（見『費爾巴哈論』）無政府主義者沒有看到這個差別，不加思索地一再重複着：『辯證法是形而上學』。

我們且往下講吧。無政府主義者說：辯證方法是『詭計』、『詭辯方法』、『邏輯的翻筋斗』，（見『召喚』第八期，W. R. C.）『藉助這個方法，不論真理與謊言同樣地容易證明出來』。（見『召喚』第四期，B. 車爾克茲希維爾底論文）

這樣，據無政府主義者看來，辯證方法同樣地證明真理與謊言。初看起來可以顯得：無政府主義者所提出的責難，不是沒有根據的。聽一聽吧，例

如，恩格斯關於形而上學方法底追隨者這樣說道：

『……他的話是構成於「是就是，否就否；除此以外，即是鬼話」。對於他，事物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東西不能是它自身同時又是其他的什麼；肯定的與否定的是絕對地互相排除的……』（見『反杜林論』，引論）

怎麼是這樣！——無政府主義者激怒道。——同一東西在同一時間既是好的又是壞的，這難道可能嗎？！要知道這是「詭辯」、「文字遊戲」，要知道這意味着：『你想同樣容易地證明真理與謊言』！……

然而我們且思索一下問題底本質。

今天我們要求民主共和國。我們能不能說：民主共和國在一切方面都是好的或者在一切方面都是壞的？不，不能！爲什麼呢？因爲民主共和國只是從一方面看來是好的，即當它破壞封建秩序的時候，但是它從另一方面看來是壞的，即當它鞏固資產階級秩序的時候。因此我們就說：只要民主共和國破壞封建秩序，那末它就是好的，——而且我們要爲它鬥爭，可是只要它鞏固資產階級秩序，那末它就是壞的，——而且我們要與它作鬥爭。

因此，同一民主共和國在同一時間既是『好的』又是『壞的』——既是『是』又是『否』。

關於八小時工作日可以講同樣的話，它在同一時間既是『好的』，因爲它加強無產

階級；它在同一時間又是『壞的』，因為它鞏固僱傭勞動制度。

當恩格斯用上面引證的話來描述辯證方法底特徵時，他所指的正是這樣的事實。

無政府主義者却不理解這點，完全明白的思想對於他們顯得是模糊的『詭辯』。

當然，無政府主義者可以隨意看到或不看到這些事實，他們甚至可以在沙岸上不看沙粒，——這是他們的權利。但是同時在這裏是辯證方法，它與無政府主義不同，不以閉着的眼睛來看生活，它感到生活底脈搏並且率直地說：『只要生活變化着，處在運動中，——任何生活現象就有兩個傾向：肯定的與否定的，我們應當保衛前者而推倒後者。』

我們再往下說吧。據我們的無政府主義者看來，『辯證的發展是破滅的發展，憑着這個發展，首先是過去的東西完全消滅，然後是完全孤立地確認將來的東西。……居維底激變是由於未知的原因產生的，馬克思——恩格斯底破滅却是辯證地產生的』。（見『召喚』第八期，Ш·Г·）

在其他地方同一個作者寫道：『馬克思主義立脚於達爾文主義，並且非批判地對待它。』（見『召喚』第六期）

你們要注意呵！

居維否定達爾文的進化，他只承認激變，而激變是意外的爆發，『由於未知的原因所產生的』。無政府主義者說：馬克思主義者歸附居維，因而駁斥達爾文主義。

達爾文否定居維底激變，他承認漸次的進化。所以同一無政府主義者說，『馬克思主義立脚於達爾文主義並且非批判地對待它』，即是，馬克思主義者否定居維底激變。一句話，無政府主義者非難馬克思主義者歸附居維，同時又譴責他們歸附達爾文而不歸附居維。

這就是無政府呀！正如諺語所說的：下土的未亡人自己給自己塑像！顯然地，sh·r·在『召喚』第八期上忘記了sh·r·在第六期上說過的話。

它們哪一個是對的：第八期還是第六期？

我們且回到事實吧。馬克思說：

『在其發展底一定階段上，社會物質生產力就與現存生產關係，或者就與財產關係——財產關係不過是現存生產關係底法律上的表現而已——發生矛盾……那時候就到來社會革命底時代。』但是『不論哪一個社會機構，當它還給一切生產力以活動餘地而這一切生產力還未發展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四）

如果把馬克思底這個論綱應用於現代社會生活，那就得到：在具有社會性質的現代生產力與具有私人性質的生產品專有關係之間，存在着根本的衝突，這個衝突應當由社會革命來完成。（見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二編，第二章）

如你們所看到的，據馬克思與恩格斯看來，產生革命的不是居維底『未知的原因』，

而是叫作『生產力底發展』的完全特定的與生活的社會原因。

如你們所看到的，據馬克思與恩格斯看來，革命進行只是在生產力充分成熟的時
候，而非如居維所想的。是意外的。

顯然地，居維底激變與馬克思底辯證方法，是沒有共同點的。

另一方面，達爾文主義不僅駁斥居維底激變，並且也駁斥辯證地了解的發展，包括革命在內，至於從辯證方法底觀點看來，進化與革命、量的變化與質的變化，乃是同一運動底兩個必要的形式。

顯然地，不能斷言：『馬克思主義……非批判地對待達爾文主義。』

因此，『召喚』在兩個場合上，不論在第六期與第八期，都錯誤了。

最後，無政府主義者斥責我們，說『辯證法……沒有給與可能性超出或跳出自己、跳越自己本身』。(見『召喚』第八期，III·r·c)

無政府主義者先生們，這就是真實的真理；尊貴的人們，在這裏你們是完全對的：辯證方法的確不給與這樣的可能性。但是爲什麼不給與呢？因爲『跳出自己與跳越自己本身』是野鹿底事情，而辯證方法是爲人們創造的。

這就是祕密的所在！

一般講來，無政府主義者對於辯證方法的觀點就是如此。

顯然地，無政府主義者不會了解馬克思與恩格斯底辯證方法，——他們虛構了他們

自己的辯證法，並且正是與它這樣無情地作鬥爭。

瞧見這個景象，我們只有一笑而已，因為當你看到一個人怎樣與他自己的幻象作鬥爭，粉碎他自己的虛構，同時熱烈地斷言他打擊了敵人，你是不能不笑的。

二 唯物主義理論

『不是人們底意識決定他們的存在，相反地，而是他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他們的意識。』

K·馬克思

我們已經認識了辯證方法。

什麼是唯物主義理論呢？

世界上一切變化着，生活中一切發展着，可是這個變化是怎樣進行的呢，這個發展是以什麼方式完成的呢？

我們知道，例如，地球從前是赤熱的火體，以後它逐漸地冷了，以後植物與動物產生了，隨着動物界底發展是特定種類的猿之出現，然後隨着這一切是人底出現。

一般講來，自然底發展就是這樣進行的。

我們也知道：社會生活也不是站在一個地方。曾經有這樣的時期，人們生活在原始共產主義基礎上；當時他們以原始的游獵維持自己的生存，他們遊行在森林各處，這樣給自己獲得食物。以後到來了這樣的時期，原始共產主義被母權制度代替了，——當時人們主要以原始耕種滿足自己的需要。以後母權制度被家長制度代替了，人們主要以畜牧維持自己的生存。以後家長制度被奴隸所有制代替了，——人們以較為發展的耕種

維持自己的生存。跟隨着奴隸所有制是農奴制度，然後跟隨着這一切是資產階級制度。

一般講來，社會生活底發展就是這樣進行的。

是的，這一切是人所共知的。……但這個發展是怎樣完成的：是不是意識引起了『自然』與『社會』底發展，相反地，或是『自然』與『社會』底發展引起了意識？

唯物主義理論這樣地提出問題。

有些人說：世界觀念先於『自然』與『社會生活』，世界觀念於是成爲了它們的發展底基礎，所以『自然』與『社會生活』底現象之發展，可以說是世界觀念底外在形式、簡單表現。

例如，唯心主義者底學說就是這樣，他們以後分成了幾派。

其他的人則說：世界上從古就存在着兩個互相否定的力量——觀念與物質、意識與存在，與此相適合的是現象又分爲兩類——觀念的與物質的，它們互相否定並且彼此鬥爭着，所以自然與社會底發展乃是觀念的現象與物質的現象之間的經常鬥爭。

例如，二元論者底學說就是這樣，他們像唯心主義者一樣，及時地分成了幾派。唯物主義理論根本否定二元論以及唯心主義。

當然，世界上存在着觀念的現象與物質的現象，可是這決不意味着它們是互相否定的。相反地，觀念的現象與物質的現象是同一自然或社會底兩個不同的形式，不能想像

它們是彼此分離的，它們共同存在，共同發展，因而我們沒有任何根據設想它們是彼此否定的。

這樣，所謂的二元論是不能成立的。

統一的和不可分的自然，表現在兩種不同的形式中——在物質的形式與觀念的形式中；統一的和不可分的社會生活，表現在兩種不同的形式中——在物質的形式與觀念的形式中，——我們就應當這樣地看自然與社會生活底發展。

這就是唯物主義理論底一元論。

同時唯物主義理論也否定唯心主義。

那以為觀念方面和一般意識在其發展中先於物質方面底發展的思想，是不正確的。還不會有活的生物，可是已經存在着所謂外間的、『非活的』自然了。第一個活的生物不會具有任何意識，它僅僅具有刺激底特性與感覺底最初萌芽。以後在動物那裏逐漸地發展了感覺底能力，感覺底能力與動物底機體和神經系統底構造相適應，慢慢地轉為意識。如果猿總是用四隻腳走，如果它不把背伸直，那末它的子孫——人——就不能自由地利用自己的聲帶，於是就不能利用說話，這就根本阻止他的意識底發展。或者還有：如果猿不用後腳站起來，那末它的子孫——人——就不得不總是用四腳走，向下看並且從那裏汲取印象；他就沒有可能性向上和向四周看，因而就沒有可能性供給自己的頭腦以多於四腳動物所有的印象。這一切就根本阻止人的意識底發展。

因此，對於意識底發展，機體底這種或那種構造及其神經系統底發展是必要的。

因此，物質方面底發展、外在條件底發展，是先於觀念方面底發展、意識底發展；首先是外在條件變化着，首先是物質方面變化着，然後相適應地是意識、觀念方面變化着。

這樣，自然發展底歷史根本地顛覆了唯心主義。

關於人類社會發展底歷史，也必須講同樣的話。

歷史表明着：如果在各個不同的時期人們滲透了各個不同的思想與願望，那末這點底原因是在於：在每個不同的時期人們以各種不同的方法與自然作鬥爭來滿足自己的需要，並且與此相適應，他們的經濟關係以各種不同的方法形成起來。曾經有這樣的時期，人們共同地在原始共產主義基礎上與自然作鬥爭，他們的財產是共產主義的，因而他們幾乎不區分『我的』與『你的』，他們的意識是共產主義的。以後到來了這樣的時期，生產中滲透了『我的』與『你的』之區別，——財產採取了私人的、個人的性質，因此人們底意識滲透了私有財產底感覺。現在到來着這樣的時期、當前的時期，生產再度地採取社會的性質，因而財產也將很快地採取社會的性質，——正因為如此，所以人們底意識逐漸地滲透着社會主義。

一個簡單的例子。試想像一個靴匠，他有一個極小的作坊，可是經不住同大業主競爭，關閉了作坊，受僱於亞力山諾夫在梯弗里斯的一個鞋廠。他走進了亞力山諾夫底工

廠，可是並非爲了變成經常的僱傭工人，而是帶着積蓄金錢、儲存小小資本、然後重行開設自己作坊的目的。如你們所看到的，這個鞋匠底地位已經是無產階級的了，可是他的意識暫時還不是無產階級的，它是澈頭澈尾小資產階級的。換句話說，這個鞋匠底小資產階級地位已經消滅了，不再存在了，可是他的小資產階級意識還沒有消滅，它落後於他的實際地位。

顯然地，正是在這裏，在社會生活中，首先是外在的條件變化着，首先是人們底地位變化着，然後相適應地他們的意識變化着。

但是且回到我們的鞋匠吧。如我們已經知道的，他打算積蓄金錢，然後開設自己的作坊。無產階級化的鞋匠工作着，看出：積蓄金錢是很困難的事情，因爲工資就幾乎不足以維持他的生存。此外，他看到：開設作坊已不是那樣地誘人了：償付房租，缺乏金錢，顧客底任性，大業主底競爭以及這類的奔忙——這裏好多的焦慮磨折着私有作坊主。然而無產者較爲免於這樣的焦慮，不論顧客也好，償付住所也好，都不打擾他，早晨去到工廠，黃昏『安靜地』出來，星期六這樣安靜地把『工錢』揣在荷包裏。在這裏我們鞋匠底小資產階級夢想底翅膀第一次被切斷了，在這裏無產階級傾向第一次在他的心靈裏產生了。

時光進行着，我們的鞋匠看出：金錢不足以獲取最必要的東西，增加工資對於他是極端必要的。同時他注意到：他的夥伴們談論着什麼聯盟與罷工。在這裏我們的鞋匠就

認識到：要改善自己的地位，就必須與業主作鬥爭，而不是開設自己的作坊。他進入聯盟，加入罷工運動，很快地與社會主義思想結合起來……：

這樣，歸根到底，跟隨着鞋匠物質地位底變化是他的意識底變化：首先是他的物質地位變化了，然後，經過若干時間，相適應地是他的意識也變化了。

關於各個階級以及關於整個社會，必須講同樣的話。

在社會生活中，也首先是外在條件變化着，首先是物質條件變化着，然後與此相適應地是人們底思維、他們的風俗習慣、他們的世界觀也變化着。

因此馬克思說：

『不是人們底意識決定他們的存在，相反地，而是他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他們的意識。』

如果我們把物質方面、外間條件、存在與其他同樣的現象叫作內容，那末我們可以從觀念方面、意識與其他同樣的現象叫作形式，由此就產生了著名的唯物主義原理：在發展過程中，內容先行於形式，形式落後於內容。

因為，據馬克思看來，經濟發展是社會生活底『物質基礎』、它的內容，而法律——政治的和宗教——哲學的發展是這個內容底『思想形式』、它的『上層建築』，——所以馬克思作出結論：『隨着經濟基礎底變化，在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中也或多或少迅速地發生大變革。』

當然，這決不意味着：據馬克思看來，沒有形式的內容是可能的，就像 W. R. 所嘮叨的一樣。（見『召喚』第一期，『一元論底批判』）沒有形式的內容是不可能的，可是問題在於：這個或那個形式，由於它之落後於自己的內容，就決不會完全地適應於這個內容，於是新內容就『不得不』暫時地包裹在舊形式之中，這就引起它們之間的衝突。現在，例如，具有私人性質的生產品專有形式，是不適應於生產底社會內容的，而且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發生着現代社會的『衝突』。

另一方面，那以為意識是存在底形式的思想，決不意味着：意識按其本性講來是同一的物質。只有庸俗唯物主義者（例如，布赫納與摩萊蕭特）才這樣想法，他們的理論是與馬克思底唯物主義根本矛盾的，恩格斯在其『費爾巴哈論』中曾經正當地嘲笑了他們。按照馬克思底唯物主義，意識與存在、觀念與物質，乃是同一現象底兩個不同的形式，這個現象，一般講來，叫作自然或社會。所以，它們既不是彼此否定的（註），同時也不是同一個現象。問題只在於：在自然與社會底發展中，相應的物質變化、即我們之外進行的東西，先行於意識，即我們頭腦中進行的東西，——在這個或那個物質變化之後，或早或遲不可避免地跟隨着相應的觀念變化。

（註）這決不與下列思想相矛盾：形式與內容之間存在着衝突。問題是在於：衝突不是存在於一般內容與形式之間，而是存在於舊形式與新內容之間，因為新內容尋找新形式並且力圖達到它。

人們向我們說：很好，在自然與社會底歷史方面這可以是正確的。但是我們頭腦中現在怎樣產生各種不同的表象與觀念呢？在現實中不是存在着所謂的外間條件，或者僅僅只存在着我們的關於這些外間條件的表象呢？如果存在着外間條件，那末感知與認識它們是如何可能呢？

關於這點，唯物主義理論說：只有存在着喚起我們『自我』中的印象的外間條件的時候，我們的表象、我們的『自我』才存在着。誰不加思索地說除了我們的表象就不存在着什麼東西，誰就不得不否定不論什麼的外間條件，於是否定其餘人們底存在，容許單是自己的『自我』底存在，這是荒謬地和根本地與科學基礎相矛盾的。

顯然地，外間條件實際上存在着，這些條件曾經在我們以前存在過並且將在我們以後存在着，同時它們愈更常常地和強烈地作用於我們的意識，那末感知和認識它們就愈更容易地可能。

至於說到表象與觀念現在在我們頭腦中是怎樣產生的，那末我們應當指出：在這裏是簡短地重複着在自然與社會底歷史中所發生的事情。在這個場合上，處在我們之外的對象，先行於我們關於這個對象的表象，而且在這個場合上，我們的表象、形式，落後於對象——落後於自己的內容。如果我着樹木而且瞧見它，——這只意味着：還在我的頭腦中產生關於樹木的表象以前，樹木本身就存在着了，它在我這裏喚起了相應的表象……

馬克思底唯物主義理論簡短地就是如此。

不難了解：唯物主義理論對於人們底實際活動應當有怎樣的意義。

如果首先是經濟條件變化着，然後相適應地是人們底意識變化着，那末顯然地，這個或那個理想底創立，我們不應當在人們底頭腦中、在他們的空想中去尋找，而應當在他們的經濟條件底發展中去尋找。僅僅那根據經濟條件底研究而創造的理想，才是好的和可接受的。一切不重視經濟條件、不立腳於它們的發展上面的理想，都是無用的和不可接受的。

這就是唯物主義理論底第一個實際結論。

如果人們底意識、他們的風俗和習慣由外間條件所決定，如果法律形式和政治形式底無用是取決於經濟內容，那末顯然地，我們應當促進經濟關係底根本改造，以便連同它們一起，根本地改變人民底風俗和習慣及其政治秩序。

下面是馬克思關於這點所說的話：

『不需要多大的聰明，就看得出唯物主義學說……與社會主義之間的聯繫。如果有人是從感性世界……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識、感覺等等，那末因此必須這樣地安排周圍的世界，以便人在世界中認識真正人的東西，以便人在世界中習慣於培養自己裏面的人的特性。……如果人是在唯物主義意思下的不自由，就是說，如果不是由於那避免這個或那個東西的消極力量而自由，而是由於那表現自己真實的個性的積極力量而自由，那就

不應當罰以個人底犯罪，而應當消滅犯罪底反社會的根源。……如果人底性格由環境所造成，那末因此必須使環境成爲人的。」（見『費爾巴哈論』附錄，『K·馬克思論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主義』）（五）

這就是唯物主義理論底第二個實際結論。

無政府主義者是怎樣看馬克思與恩格斯底唯物主義理論呢？

如果辯證方法起源於黑格爾，那末唯物主義理論是費爾巴哈唯物主義之發展。這是無政府主義者所熟知的，他們企圖利用黑格爾與費爾巴哈底缺陷來誹謗馬克思與恩格斯底辯證唯物主義。關於黑格爾與辯證方法，我們已經指出了：無政府主義者底這種詭計是不能證明什麼的，除了他們自己的無知。關於他們對費爾巴哈以及對唯物主義理論的攻擊，也必須講同樣的話。

例如，在這裏無政府主義者以巨大的自信向我們說：『費爾巴哈是汎神論者……』，他『神化了人……』，（見『召喚』第七期，H·吉連基）『據費爾巴哈看來，人是人那樣的東西……』，由此馬克思彷彿作了這樣的結論：『因此，最主要的與最首先是經濟狀況……』（見『召喚』第六期，Ш·Г·）

的確，對於費爾巴哈的汎神論，對於他之神化人，以及對於他的其他同樣的錯誤，誰也不會懷疑。相反地，馬克思與恩格斯首先揭發了費爾巴哈底錯誤。然而無政府主義

者却認爲必須重新『暴露』已經被暴露了的錯誤。爲什麼呢？大概因爲在嘲罵費爾巴哈的時候，他們間接地想誹謗馬克思與恩格斯底唯物主義理論。當然，如果我們公平地考察問題，那末大概我們會看出：在費爾巴哈那裏，與不正確的思想並列一起的還有正確的思想，正如歷史上許多科學家底情形一樣。但是無政府主義者却繼續『暴露』……

我們還要宣稱：他們以同樣的詭計是不會證明什麼的，除了他們自己的無知。

有趣的是（如我們在下面將看到的）：無政府主義者企圖憑着道聽塗說，對唯物主義理論沒有任何認識，就來批判它。由於這樣，他們常常互相矛盾與互相駁斥，這當然使我們的『批判家』處於可笑的地位。比方說，如果聽一聽車爾克茲希維爾先生，那就顯得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憎惡一元論唯物主義，他們的唯物主義是庸俗化的，而不是一元論的：

『自然學者們底偉大科學及其進化論體系、變遷論與一元論唯物主義，被恩格斯如此劇烈地憎惡的……避開了辯證法』等等。（見『召喚』第四期，B·車爾克茲希維爾）因此，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車爾克茲希維爾所贊同的與恩格斯所『憎惡』的，是一元論唯物主義，因此它是值得贊同的，而馬克思與恩格斯底唯物主義不是一元論的，當然是不值得承認的。

另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却說：馬克思與恩格斯底唯物主義是一元論的，因而是值得被駁斥的。

『馬克思底歷史概念是黑格爾底隔世遺傳。一般絕對客觀主義底一元論唯物主義，特別是馬克思底經濟一元論，在自然界中是不可能的並且在理論上是錯誤的。……一元論唯物主義是糟糕地掩飾着的二元論並且是形而上學與科學之間的妥協……』(見『召喚』第六期，Ⅲ·Ⅰ·Ⅰ)

因此，一元論唯物主義是不可接受的，馬克思與恩格斯不憎惡它，相反地，他們自己是一元論唯物主義者，——由於這樣，一元論唯物主義是必須駁斥的。

誰去森林，誰去打柴！試分辨一下誰說實話：前者或後者！自己關於馬克思唯物主義底長處或缺陷互相間還不會意見相合，自己還不會了解它是不是一元論唯物主義，自己還不會分辨出更可接受的是庸俗唯物主義還是一元論唯物主義，——而就已經以自己的吹牛把我們震驚了：我們粉碎了馬克思主義呀！

是的，是的，如果無政府主義者先生們今後有一個如此熱心地粉碎另一個底觀點，那末，不用說，未來將是屬於無政府主義者的。……

同樣可笑的是這個事實：若干『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不管自己的『著名』，還不會認識科學中各種不同的傾向。事實上他們不知道：科學中有各個種類的唯物主義，它們之間有巨大差別：例如，有庸俗唯物主義，它否定觀念方面底意義及其對物質方面的作用，可是也有所謂的一元論唯物主義——馬克思底唯物主義理論，——它是科學地考察觀念方面與物質方面底相互關係的。而無政府主義者把這些不同種類的唯物主義混

淆起來，甚至看不出它們之間的差別，同時以巨大的自信宣稱道：我們復活科學呀！

例如，n·克魯泡特金在其『哲學』著作中自信地宣稱道：共產主義的無政府主義立脚於『現代唯物主義哲學』，然而他沒有一句話說明：共產主義的無政府主義所立脚的是什麼『唯物主義哲學』：是庸俗的、一元論的、還是什麼其他的。他顯然不知道：在唯物主義各種不同的思潮之間存在着根本的矛盾；他了解：把這些思潮互相混淆起來，是意味着並非『復活科學』，而是表現真正的無知。（見克魯泡特金，『科學與無政府主義』，以及『無政府主義及其哲學』）

關於克魯泡特金底喬治亞弟子們，也必須講同樣的話。聽一聽吧：

『據恩格斯看來，以及據考茨基看來，馬克思之對於人類作了巨大的服務，是由於他……』就中發現了『唯物主義的概念。這是正確的嗎？我們不認為如此，因為我們知道……一切歷史家、科學家與哲學家，抱着所謂社會機構是由地質的、氣候—地域的、世界的、人類學的與生物學的條件導入運動的這個觀點的，——他們大家都是唯物主義者』。（見『召喚』第二期）

因此，在亞里士多德與荷爾巴赫底『唯物主義』之間，或者在馬克思與摩萊蕭特底『唯物主義』之間，是沒有任何差別的！就是這樣的批判！就是具有這種認識的人企圖復興科學！人們並非無謂地說：『不幸地，居然鞋匠也開始烤起肉餅來了！……』

其次。我們『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在什麼地方曾經聽說：馬克思底唯物主義就是

『胃底理論』；他們斥責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道：

『據費爾巴哈看來，人就是人那樣的東西。這個公式魔術般地作用於馬克思與恩格斯』，因此馬克思作了這個結論：『最主要的與最首先的是經濟狀況、生產關係……』。其次，無政府主義者在哲學上教訓我們道：『說吃·食·與·經濟·生產·是·達到·這個·目的·（·社會·生活·）的唯一·手段，這是錯誤。……如果主要講來，從一元論講來，觀念·形態·是由·吃·食·與·經濟·狀況·所·決定，——那末若干饕餮之徒就是天才了。』（見『召喚』第六期，
山·r·。）

看起來就是這樣容易地駁倒了馬克思與恩格斯底唯物主義。只須從什麼女學生聽一聽對於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街巷流言，只須以哲學的自信在什麼『召喚』底篇頁上重複這些街巷流言，就足以一下子博得馬克思主義底『批判家』的光榮！

但是，先生們，說一說吧：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在什麼行星上以及什麼馬克思曾經講過：『吃·食·決·定·觀·念·形·態』？爲什麼你們不從馬克思底著作中引證一句話、一個字來證實你們的聲明呢？誠然，馬克思講過：人們底經濟狀況決定他們的意識、他們的觀念形態，可是誰向你們講過：吃·食·與·經濟·狀況·是·同一·東西·呢？難道你們不知道：例如吃·食·這·樣·的·生·理·現·象，是與例如人們底經濟狀況這樣的社會現象根本不同的？把這兩種不同的現象互相混淆起來，比方說，對於女學生是可寬恕的，可是你們、『社會民主黨底破壞者』、『科學底復活者』，怎麼竟致如此漫不經心地重複女學生底錯誤呢？

的確吃食怎樣能決定社會觀念形態呢？你們倒要考慮一下自己的話：吃食、吃食形式，是不變化的，人們在古代就像現在一樣地吃食、咀嚼和消化食物，而觀念形態始終是變化的。觀念形態有古代的、封建的、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的——就中不論什麼的形式。可不可設想：不變化的東西決定了始終變化的東西？

我們且往下講吧。據無政府主義者看來，馬克思底唯物主義『是同一的平行主義……』。或者還有：『一元論唯物主義是糟糕地掩飾着的二元論並且是形而上學與科學之間的妥協……』『馬克思陷入二元論，因為他把生產關係描寫爲物質關係，而把人的傾向與意志描寫爲雖然存在却沒有意義的幻想與空想。』（見『召喚』第六期，W·r·c）

第一，馬克思底一元論唯物主義是與無意思的平行主義沒有共同點的。從這種唯物主義底觀點看來，物質方面、內容，必然地先行於觀念方面、形式。平行主義却駁斥這個觀點，堅決地宣稱道：不論物質方面與觀念方面，是不互相先行的；它們兩者共同地、平行地發展着。

第二，即使事實上『馬克思把生產關係描寫爲物質關係，而把人的傾向與意志描寫爲沒有意義的幻想與空想，』——難道這就表示馬克思是二元論者嗎？如大家所知道的，二元論是把觀念方面與物質方面當作兩個對立的原則而硬加以相等的意義。但是如果，用你們的話講來，馬克思把物質方面擺得高些，相反地，而把觀念當作空想而不賦

以意義，那末，你們『批判家』先生們，從哪裏釣出馬克思底二元論呢？

第三，當小孩子也知道：一元論出發於一個原則——即具有物質形式與觀念形式的自然或存在，至於二元論則出發於兩個原則——即按照二元論是彼此否定的物質的東西與觀念的東西，那末唯物主義一元論與二元論之間的聯繫是什麼呢？

第四，什麼時候這個馬克思『把人的傾向與意志描寫爲空想與幻想』呢？誠然，馬克思以經濟底發展說明了『人的傾向與意志』，並且當若干書齋中人底傾向不適應於經濟環境，他就把它們叫作空想的。但是難道這意味着：據馬克思看來，人的傾向一般地是空想的嗎？難道這還需要說明嗎？難道你們沒有讀過馬克思底話：『人類總是給自己只提出他們能解決的任務。』（見『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一般講來，人類是不追求空想的目的的。顯然地，我們的『批判家』或者是不了解他所說的東西，或者是有意地歪曲事實。

第五，誰告訴過你們：據馬克思與恩格斯看來，『人的傾向與意志是沒有意義的』？爲什麼你們不指出他們在什麼地方講到這點呢？難道在『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中，在『法蘭西階級鬥爭』中，在『法蘭西內戰』中以及其他同樣的小冊子中，馬克思沒有講到『傾向與意志』底意義嗎？如果馬克思不會賦與『傾向與意志』以意義，那末他爲什麼力圖在社會主義精神下發展無產者底『意志與傾向』，他爲什麼在他們中間進行宣傳呢？或者恩格斯在其著名的一八九一——一八九四年的論文中，如果沒有講到『意志

與傾向底意義』，那末是講到什麼呢？誠然，據馬克思看來，人們底『意志與傾向』從經濟狀況中汲取自己的內容，可是難道這意味着：它們自身對於經濟關係底發展不給與任何影響嗎？難道無政府主義者如此難於了解這樣簡單的思想嗎？

無政府主義者還有一個『非難』：『不能想像沒有內容的形式……』，因此不能說：『形式跟隨着內容（落後於內容。）……它們是「共同存在」的。……在相反的場合下，一元論就是胡說。』（見『召喚』第一期，ш·р·）

我們的『學者』又小小地弄糊塗了。沒有形式的內容是不可設想的，——這是正確的。但正確的也是：現存的形式決不會完全地適應於現存的內容；前者落後於後者，新內容在一定程度上總是包裹在舊形式中，因此在舊形式與新內容之間總是存在着衝突。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發生革命，馬克思唯物主義底革命精神就中也表現在這裏。『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卻不會了解這點，自然，有罪的是他們自己，而不是唯物主義理論。

這就是無政府主義者對於馬克思與恩格斯底唯物主義理論的觀點，如果一般地能僅僅把它們叫作觀點的話。

三 無產階級社會主義

我們現在認識了馬克思底理論學說：認識了他的方法，也認識了他的理論。

我們應當從這個學說作出什麼實際結論呢？

辯證唯物主義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之間的聯繫是什麼呢？

辯證方法說：能夠澈底進步的只有這個階級，能夠粉碎奴役底束縛的只有這個階級，它是一天一天地成長着，總向前進並且毫不倦怠地爲更好的將來而鬥爭。我們看到：不斷地成長着、總向前進並且爲將來而鬥爭的唯一階級，就是城市與農村的無產階級。因此，我們應當服務於無產階級，把自己的希望寄放在它身上。

這就是從馬克思底理論學說所得出的第一個實際結論。

但是服務各有不同。當伯恩斯坦鼓吹無產階級忘掉社會主義，他也是『服務』於無產階級。當克魯泡特金向無產階級建議零散的、沒有廣大工業基礎的、公社的『社會主義』，他也是『服務』於無產階級。當馬克思號召無產階級走向立脚於現代大工業廣大基礎上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他也是服務於無產階級。

我們應當怎樣行動來使我們的工作有利於無產階級呢？我們應當如何服務於無產階級呢？

唯物主義理論說：這個或那個理想之能向無產階級作直接的服務，只是在這個場合上，即這一理想是與國家底經濟發展不矛盾的，它是完全適應於這個發展底要求的。資本主義制度底經濟發展表明着：現代生產採取着社會性質，生產底社會性質根本否定現存的資本主義財產，因而我們的主要任務是促進資本主義財產底顛覆與社會主義財產底建立。而這表示着：那鼓吹忘掉社會主義的伯恩斯坦底學說，是與經濟發展底要求根本矛盾的，——它會給無產階級帶來損害。

資本主義制度底經濟發展進一步表明着：現代生產逐日地擴大着，它不是束縛在個別城市與省份底界限內，它不間斷地搗毀這些界限並且囊括全部國家領域，——因而我們應當歡迎生產底擴大，承認將來社會主義基礎不是個別城市與公社而是整個的和不可分的全部國家領域，這個領域將來當然會日益擴大起來。而這表示着：那把將來社會填塞在個別城市與公社底框子中的克魯泡特金學說，是與生產底強有力擴大相矛盾的，——它會給無產階級帶來損害。

像爲主要目的那樣地爲廣大社會主義生活而鬥爭，——我們就應當這樣服務於無產階級。

這就是從馬克思底理論學說所得出的第二個實際結論。

顯然地，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是從辯證唯物主義所得出的直接結論。

什麼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呢？

現代制度是資本主義式的。這意味着：世界分成了兩個對立的營壘，分成了區區少數資本家底營壘與大多數人、即無產者底營壘。無產者日夜工作，然而他們依然像以前一樣窮困。資本家不工作，然而他們是富有的。這點之發生不是因為好像無產者缺乏聰明而資本家是天才，——而是因為資本家奪取無產者底勞動果實，因為資本家剝削無產者。

爲什麼奪取無產者底勞動果實的正是資本家，而不是無產者自己呢？爲什麼是資本家剝削無產者，而不是無產者剝削資本家呢？

因爲資本主義制度奠基於商品生產上：在這裏一切採取着商品形態，到處都統治着買賣原則。在這裏你們能購買的不僅是消費品，不僅是營養品，並且是人們底勞動、他們的血汗、他們的良心。資本家知道這一切，購買無產者底勞動、僱傭他們。而這表示着：資本家成爲他們所購買的勞動底主人。無產者却失去了處置這個出賣了的勞動力的權利。這就是說，這個勞動力所造成的東西，已經不屬於無產者，而只屬於資本家，裝入他們的荷包。可能地，你們所出賣的勞動力每天生產一〇〇盧布的商品，可是這與你們無關而不屬於你們，這只與資本家有關而屬於他們，——你們應當得到僅僅自己廉價的工資，它也許足以滿足你們必需的需要，——當然，如果你們過活得儉約的話。簡短些說：資本家購買無產者底勞動力，他們僱傭無產者，正因爲如此，所以資本家奪取無產者底勞動果實，正因爲如此，所以是資本家剝削無產者，而不是無產者剝削

資本來。

但是爲什麼正是資本來購買無產者底勞動力呢？爲什麼は無產者被資本來僱傭，而不是資本來被無產者僱傭呢？

因爲資本主義制度底主要基礎是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之私有。因爲工廠、土地及其儲藏、森林、鐵路、機器與其他生產資料，變成了區區少數資本家底私有財產。因爲無產者被剝奪了這一切。這就是爲什麼資本家僱傭無產者來開動工廠，——否則他們的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就不會帶來任何利潤。這就是爲什麼無產者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給資本家，——否則他們就會餓死。

這一切闡明了資本主義生產底一般性質。第一，不用說，資本主義生產不能是什麼統一的和有組織的東西：它不斷地分割成個別資本家底私人企業。第二，顯然的也是：這個分割的生產底直接目的，不是滿足人口底需要，而是生產出賣的商品以增加資本家底利潤。但是因爲任何資本家都力圖增加自己的利潤，所以他們每一個都力圖生產儘可能多的商品，因此市場就迅速地給充塞了，商品價格就低落了，——總危機就到來了。

這樣，危機、失業、生產的中斷、生產底無政府狀態以及這一類東西，是現代資本主義生產底無組織性之直接結果。

如果這個無組織的社會制度暫時還沒有破壞，如果它暫時還堅強地對抗無產階級底攻擊，那末這首先是由於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政府保衛着它。

這就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底基礎。

毫無疑問，將來的社會將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礎上。

將來的社會是社會主義社會，這首先表示着：在那裏將沒有任何階級；將沒有資本家，將沒有無產者，——因此，將沒有剝削。在那裏將只有集體工作的勞作者。

將來的社會是社會主義社會。這也表示着：在那裏，連同剝削一起，商品生產及買賣將被消滅，因此在那裏將沒有勞動力底購買者與出售者、僱傭者與被僱傭者的餘地，

——在那裏將只有自由的勞作者。

將來的社會是社會主義社會。這最後表示着：在那裏，連同僱傭勞動一起，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之任何私有將被消滅，在那裏將沒有貧困者——無產者，沒有富有者——資本家，——在那裏將只有集體地佔有一切土地及其儲藏、一切森林、一切工廠、一切鐵路等等的勞作者。

如你們所看到的，將來生產底主要目的，是直接滿足社會底需要，而不是生產出賣的商品來增加資本家底利潤。在這裏將沒有商品生產、為利潤而鬥爭等等的餘地。

顯然的也是：將來的生產將是社會主義地組織起來的、高度發展的生產，這種生產將考慮社會底需要並生產社會所必需的那麼多。在這裏將沒有分散生產、競爭、危機、失業的餘地。

在沒有階級的地方，在沒有富人與窮人的地方，將不需要國家，將不需要政權，而政權是壓制窮人和保衛富人的。所以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將不需要政權底存在。

因此馬克思還在一八四六年就說過：

「工人階級在發展底進程中把這樣的一種組合來代替舊的資產階級社會，這種組合是排除階級及其對立性的；將沒有任何真正的政權。……」（見「哲學底貧困」）（六）

因此恩格斯在一八八四年說過：

「這樣，國家不是從古就存在的。曾經有這樣的社會，它們不需要國家，它們沒有關於國家及國家政權的概念。在與社會之分裂為階級必然地聯繫着的一定經濟發展階段上，國家……就成爲必要的了。我們現在以迅速的步伐接近於這樣的生產發展階段，在這樣的階段上這些階級底存在不僅不再是必要的，而且成爲生產底直接障礙了。階級之不可避免地會消滅，正如它們過去之不可避免地產生一樣。隨着階級底消滅，國家不可避免地也會消滅。在生產者自由和平等的組合底基礎上以新方法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打發到它真正應有的地方：連同紡車和青銅斧一起到古物陳列館。」（見「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底起源」）（七）

同時，不用說，爲了處理公共事務，連同集中各種報道的地方局一起，中央統計局對於社會主義社會將是必要的，它應當搜集關於整個社會底需要的報道，然後相適應地在勞動者中間分配各種工作。代表會議，特別是代表大會，也將是必要的，它們的決議

在下屆代表大會以前，對於始終是少數的同志將是無條件地一定執行的。

最後，顯然地，自由與協作的勞動應當伴隨以將來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切需要之同樣協合與完全的滿足。而這表示着：如果將來社會向其每個成員要求他所能給與的那麼多勞動，那末它轉而應當供給每個人以他所需要的那麼多生產品。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將來的集體制度就應當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自然，在社會主義底第一階段上，當不習慣於勞動的分子與新生活相結合的時候，生產力也不是充分發展的，『粗工』與『細工』將還存在着，——要實行『各取所需』這個原則，無疑地將是大大困難的，因此社會將不得不暫時走上其他什麼中間的道路。但顯然的也是：當將來的社會走入自己的軌道，當資本主義底殘餘根本消滅了，——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的唯一原則，將是上述的原則。

因此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曾經說：

『在共產主義（即社會主義）社會底最高階段上，在人們對於分工的奴隸式的服從消滅了以後，當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底對立連同這一起消滅了，當勞動不再只是生活的手段而自身成爲生活底第一需要，當生產力連同個人底全面發展也增長了……：只有在這時候才能完全克服資產階級權利底狹隘界限，而且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見『哥特綱領批判』）（八）

依據馬克思底理論，將來社會主義社會底圖畫一般地就是如此。

這一切是好的。但實現社會主義是可想像的嗎？能不能設想：人能浸蝕自己裏面的『野蠻習慣』？

或者還有：如果每個人將各得所需，那末能不能設想：社會主義社會底生產力水平對於這點將是足夠的？

社會主義社會是以充分發展的生產力及人們底社會主義意識、他們的社會主義教育爲前提。現存資本主義財產阻礙着現代生產力底發展，可是如果想到在將來社會中將沒有這種財產，——那末不用說，生產力將增長十倍。也不應該忘記這個情況：在將來社會中，幾十萬現在的寄生者以及失業者將擔任工作和補充勞動者隊伍，這將大大地推進生產力底發展。至於說到人們底『野蠻』情感與觀點，那末它們不是像某些人所設想的那樣永久：曾經有過這樣的時期、原始共產主義時期，人不承認私有財產；以後到來了這樣的時期、個人主義生產時期，私有財產掌握了人們底情感與理性；現在正到來着新的時期、社會主義生產時期，——如果人們底情感與理性滲透着社會主義傾向，這有什麼奇怪的呢？難道存在自身不決定人們底『情感』與觀點嗎？

但是什麼地方有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不可避免性底證明呢？是不是在現代資本主義發展之後不可避免地跟隨着社會主義呢？或者換句話說，我們從什麼地方知道：馬克思底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不僅僅是美妙的夢想、空想？什麼地方有這點之科學證明呢？

歷史表明着：財產形式是處在對生產形式的直接依存中，因此隨着生產形式底變

化，財產形式或早或遲不可避免地變化着。曾經有這樣的時期，財產具有着共產主義性質，原始人所遊行的森林與原野是屬於一切人，而非屬於個別的人。爲什麼當時存在着共產主義財產呢？因爲生產是共產主義的，勞動是共同的、集體的，——大家共同勞動，只要互相分離就不行。以後到來了另外的時期、小資產階級生產時期，財產採取了個人主義的（私人的）性質，人所必需的一切東西（當然除了空氣、日光等等）承認是私有財產。爲什麼發生了這樣的變化呢？因爲生產變成了個人主義的，每個人躲在自己的角落裏，開始自己爲自己勞動。最後到來了這樣的時期、資本主義大規模生產時期，成百成千的工人集合在一個屋頂下、一個工廠中，從事於共同勞動。在這裏你不會看到舊的單人工作，那時候每個人各走自己的方向，——在這裏每個工人與每個工場底一切工人，在工作上都與自己工場底夥伴們以及其他工場密切地聯繫着。只要什麼一個工場停頓了，就足以使整個工廠底工人無事可做。如你們所看到的，生產過程、勞動已經採取了社會的性質，獲得了社會主義的色調。不僅在個別工廠中這樣進行着，而且在生產底整個部門及各個部門之間都這樣進行着：只要鐵路工人怠工，就足以使生產處於困難地位，只要石油與石炭底生產停頓，就足以使全體工廠關閉若干時間。顯然地，在這裏生產過程採取了社會的、集體的性質。因爲佔有底私人性質不適應於生產底社會性質，因爲現代集體勞動不可避免地應當導引到集體財產，所以不用說，社會主義制度是如此不可避免跟隨在資本主義之後，就像白天跟隨在黑夜之後一樣。

歷史就是這樣地論證着馬克思底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之不可避免性。

歷史向我們說：在社會生產中起主要作用的與把持着生產底主要職務的階級或社會集團，隨着時間底運行，不可避免地應當成爲這項生產底主人。曾經有過這樣的時期、母權制度時期，婦女被認爲生產底主人。這怎樣說明呢？由於在當時生產中，在原始耕種中，生產的婦女起了主要作用，她們執行了主要職務，至於男子則遊行在森林各處尋找野獸。以後到來了這樣的時期、父權制度時期，生產中的統治地位轉到了男子手中。爲什麼發生了這樣的變化呢？因爲在以槍矛、套繩、弓箭爲主要生產工具的當時生產、畜牧業中，男子起了主要作用。……現在到來着這樣的時期，資本主義大規模生產時期，無產者開始在生產中起主要作用，一切主要生產職務都轉到他們手中，沒有他們生產就一天也不能存在（我們且回憶一下總罷工），資本家對於生產不僅不是需要的，並且還妨礙着生產。而這表示着什麼呢？這表示着：或者任何社會生活完全應當破壞，或者無產階級或早或遲然而不可避免地應當成爲現代生產底主人、它的唯一所有者、它的社會主義所有者。

、現代工業危機爲資本主義財產作臨終的祈禱，堅決地提出問題：或是資本主義，或是社會主義；它使這個結論成爲完全顯然的，明白地揭露了資本家底寄生性與社會主義勝利底不可避免性。

歷史也就是這樣地論證着馬克思底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之不可避免性。

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不是建立在感傷的情感上、在抽象的『正義』上，在對於無產階級的喜愛上，而是建立在上述的科學基礎上。

這就是爲什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也叫作『科學社會主義』。

恩格斯還在一八七七年就說過：

『如果我們對於現代勞動生產品分配方式上日益逼近的革命所抱的信心……只是立脚於下列意識，即這個分配方式是不公正的而且正義應當有一個時候會勝利，那末我們的事業就會糟糕，我們就不得不長久地等待……』這件事情中最主要的是在於：『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產生的生產力以及它所造成的經濟財富分配制度，與這個生產方式本身發生了絕頂的矛盾，並且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生產和分配底方式上的革命是必然的，它會排除一切階級差別，如果人們想避免整個現代社會底滅亡的話。在這個觸到的物質的事實上……而非在這個或那個書齋思想家關於正義與非正義的表象上，奠基着對於現代社會主義勝利的信心。』（見『反杜林論』）（九）

當然，這不是意味着：一旦資本主義瓦解了，社會主義制度就能在我們只要願意的任何時候建立起來。只有無政府主義者與其他小資產階級思想代表者才這樣想。社會主義理想不是一切階級底理想。這只是無產階級底理想，直接有興趣於實現社會主義的並非一切階級而只是無產階級。而這意味着：只要無產階級是社會底小部分，建立社會主

義制度就是不可能的。舊生產形式底滅亡、資本主義生產底進一步鞏固與社會大多數人底無產階級化——這就是實現社會主義所必需的基礎。但是這還不夠。社會大多數人可
能已經無產階級化了，然而社會主義還不能實現。這是因為要實現社會主義，除這一切
以外，還必須有階級意識、無產階級底團結以及領導自己事業的本領。要獲得這一切，
又必須有所謂的政治自由，即言論、出版、罷工與結社底自由，一句話，階級鬥爭底自
由。政治自由不是到處都同樣地有保證的。因此無產階級不是漫無差別地、在什麼條件
下都必須進行鬥爭：在專制農奴制的（俄國）、君主立憲的（德國）、大資產階級共和
國的（法國）或者在民主共和國的條件下（後者是俄國社會民主黨所要求的）。自然，
政治自由在民主共和國中是有最好和最完全的保證的，因為它在資本主義之下一般地是
能有保證的。因此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底一切信奉者，都一定力求設置民主共和國作為走
向社會主義的最好「橋樑」。

這就是爲什麼馬克思主義的綱領在現代條件下分成兩部分：以社會主義爲目的的最
高綱領，與以經過民主共和國開闢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爲目的的最底綱領。

*

*

*

無產階級應當怎樣行動，它應當走上什麼道路，來自覺地實現自己的綱領，推翻資
本主義與建立社會主義呢？

顯然的答案：無產階級憑着與資產階級妥協是不能達到社會主義的，——它一定應

當走上鬥爭底道路，這個鬥爭應當是階級鬥爭、整個無產階級反對整個資產階級的鬥爭。或者是資產階級及其資本主義，或者是無產階級及其社會主義！這就是無產階級底行動、它的階級鬥爭應當根據的所在。

但是階級鬥爭有多樣的形式。例如，罷工是階級鬥爭——不論它是局部罷工或總罷工，都是一樣。抵制、怠工，無疑底是階級鬥爭。發表宣言、遊行示威、參加代表機關等等，也是階級鬥爭，——不論這是一般議會或地方自治局，都是一樣。這一切都是同一階級鬥爭底各種不同形式。我們在這裏將不說明：這些形式哪一個對於在階級鬥爭中的無產階級具有更大的意義；我們只指出：作為發展無產階級自我意識與組織性的必要手段，它們每一個在當時和當地對於無產階級都是無條件地需要的。自我意識與組織性像空氣一樣對於無產階級是必要的。但是也應該指出：對於無產階級，這一切鬥爭形式只是準備手段；這些形式沒有一個單獨講來是無產階級藉之能破壞資本主義的決定手段。單是憑着總罷工是不能破壞資本主義的；總罷工能準備僅只若干條件來破壞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單是憑着自己參加議會就能推翻資本主義，這是不可想像的：藉助於議會制度，僅只若干推翻資本主義的條件能準備起來。

無產階級藉之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決定手段，是在什麼地方呢？

社會主義革命就是這樣的手段。

罷工、抵制、議會制度、發表宣言、遊行示威——這一切鬥爭形式，作為準備與組

織無產階級的手段，都是好的。但是這些手段沒有一個能夠消滅現存的不平等。必須使這一切手段集中在一個主要的和決定的手段裏面；無產階級必須起來進行對資產階級的決定性攻擊，以便徹底破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革命正是這樣主要的和決定的手段。

不能把社會主義革命看做意外的與短暫的打擊，這是無產階級羣衆長期鬥爭，無產階級羣衆要打败資產階級和佔領它的陣地。因為無產階級底勝利同時將是對被戰勝的資產階級的統治，因為在階級衝突時期一個階級底戰敗是意味着另一個階級底統治，——所以社會主義革命底第一階段將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

無產階級底社會主義專政、無產階級之奪取政權——這就是社會主義革命應當開始的所在。

而這意味着：只要資產階級沒有完全被戰勝，只要它的財富沒有被沒收，無產階級就一定應當支配軍事力量，它就一定應當有自己的『無產階級衛軍』，憑藉這個它將打退垂死資產階級底反革命攻擊，正如公社時期巴黎無產階級底情形一樣。

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專政是必要的，爲了無產階級藉之能剝削資產階級，爲了無產階級藉之能沒收整個資產階級底土地、森林、工廠、機器、鐵路等等。

剝削資產階級——這就是社會主義革命應當導引到的所在。

這就是無產階級藉之推翻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主要的手段。

因此馬克思還在一八四七年就說過：

『……工人革命中的第一步，是把無產階級變為統治階級。……無產階級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來一步步地奪取資產階級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中……。』（見『共產黨宣言』）

如果無產階級想實現社會主義，這就是它所應當走的道路。

從這個總的原則就得出其他的一切策略觀點。罷工、抵制、遊行示威、議會制度，只有在它們促進組織無產階級、促進鞏固與擴大無產階級組織來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時
候，才是具有意義的。

*

*

*

這樣，要實現社會主義，就必須有社會主義革命，而社會主義革命應當從無產階級專政開始，即是，無產階級應當奪取政權到自己手中，以便藉之來剝削資產階級。

但是爲了這一切，就必須有無產階級底組織性、無產階級底團結、無產階級底聯合、無產階級強大組織底建立及其不間斷的增長。

無產階級底組織應當採取什麼形式呢？

最流行和大量的組織，就是職工會與工人合作社（主要是生產消費合作社）。職工會底目的，是爲了在現代資本主義範圍內改善工人底地位而（主要地）反對工業資本。合作社底目的，是憑着當然在同一資本主義範圍內降低第一必需品底價格以擴大工人底消費而（主要地）反對商業資本。作爲組織無產階級羣衆的手段，職工會與合作社對於

無產階級都是無條件地必要的。因此，從馬克思與恩格斯底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觀點看來，無產階級應當抓住這兩個組織形式，鞏固與加強它們，——當然是因為現存政治條件容許這樣。

但是僅只職工會與合作社是不能滿足戰鬥的無產階級底有組織的需要的。這是因為上述組織不能超出資本主義範圍，因為它們的目的是在資本主義範圍內改善工人底地位。但是工人願意從資本主義奴役下完全解放出來，他們願意打破這些範圍本身，而不是僅僅在資本主義範圍內轉來轉去。因此，還須要這樣的組織，它把一切職業工人底覺悟分子集合在自己周圍，把無產階級變成覺悟的階級，並且提出粉碎資本主義秩序、準備社會主義革命作為自己最主要的目的。

無產階級底社會民主黨就是這樣的組織。

這個黨應當是階級的黨，完全不以其他政黨為轉移，——這是因為它是無產者階級底黨，無產者底解放只有用他們自己的手才能完成。

這個黨應當是革命的黨，——這是因為工人底解放只有使用革命的方法、藉助社會主義革命才有可能。

這個黨應當是國際的黨，黨底大門應當敞開給每個覺悟的無產者，——這是因為工人底解放不是民族問題，而是社會問題，這個社會問題對於喬治亞無產者以及對於俄國無產者與其他民族底無產者都具有同樣的意義。

由此顯然地，各個民族底無產者團結得愈密切，它們之間所豎起的民族隔壁破壞得愈澈底，無產階級政黨就愈強有力，組織無產階級爲一個不可分的階級就愈容易。

因此，必須盡可能地在無產階級底各個組織中實行集中制底原則以與聯盟的散漫性相對立，——不論這些組織是黨、職工會或合作社，都是一樣。

也是顯然地，這一切組織應當建立在民主基礎上，自然是因爲什麼政治的與其他的條件都不阻礙這樣。

一方面黨與另一方面合作社和職工會之間的相互關係是什麼呢？後兩者應當是黨的非黨的呢？這個問題底解決是決定於無產階級在什麼地方與在什麼條件下鬥爭。無論如何，無疑地，職工會和合作社處在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政黨愈和睦的關係中，它們就發展得愈完全。這是因爲這兩個經濟組織，如果不接近於強大的社會主義政黨，就常常縮小起來，爲了狹隘的職業利益而忘記全階級的利益，因而給無產階級帶來巨大損害。因此必須在一切條件下保證給職工會與合作社以黨底思想——政治的影響。只有在這個條件下，上述組織才會變成把分散爲個別集團的無產階級組織成覺悟階級的社會主義學校。

馬克思與恩格斯底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底特點一般地就是如此。

無政府主義者是怎樣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呢？

首先必須知道：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不單是哲學學說。它是無產階級羣衆底學說、他

們的旗幟，世界無產者都尊崇它，『俯首』在它面前。因此，馬克思與恩格斯不單是什麼哲學『學派』底創立者——他們是活的無產階級運動底活的領袖，無產階級運動是逐日地成長着與強大着。誰與這個學說作鬥爭，誰想『推翻』它，誰就應當好好地估計這一切，以便不致無謂地在不平等的鬥爭中碰破自己的額頭。這是無政府主義者先生們所熟知的。因此在與馬克思和恩格斯作鬥爭中，他們是依靠完全不尋常的、特種的新武器。

這個新武器是什麼呢？是不是對資本主義生產的新研究呢？是不是對馬克思底『資本論』的駁斥呢？當然，不是！或許他們武裝着『新事實』與『歸納』法，『科學地』駁斥社會民主黨底『福音書』——馬克思與恩格斯底『共產黨宣言』嗎？也不是！那末這個不平常的手段是什麼呢？

這是斥責馬克思與恩格斯是『著作竊盜』！你們怎樣想法呢？看起來馬克思與恩格斯是沒有自己的東西的，科學社會主義是捏造，這是因為馬克思——恩格斯底『共產黨宣言』從始到終是『剽竊』自維克多·康塞吉朗底『宣言』。這當然是很可笑的，可是無政府主義者底『無比領袖』B·車爾克茲希維爾以如此的自信向我們講述這個滑稽的故事，而某個彼爾·拉姆斯，車爾克茲希維爾底這個輕率的『使徒』，以及我們的土產的無政府主義者，以如此的熱心重複這個『發現』，所以就值得至少簡短地談一談這個『故事』。

聽一聽車爾克茲希維爾吧：

「共產黨宣言」底整個理論部分，即第一章與第二章……是從B·康塞吉朗那裏取來的。因此，馬克思與恩格斯底「宣言」——合法革命民主黨底這部聖經——不過是B·康塞吉朗底「宣言」之笨拙的意譯。馬克思與恩格斯不僅佔有了康塞吉朗「宣言」底內容，並且……甚至借用了個別標題。」（見車爾克茲希維爾、拉姆斯與那布里阿爾底論文集，用德文出版，標題為「共產黨宣言」底起源，第一〇頁）

另一個無政府主義者M·拉姆斯重複着同樣的話：

「可以堅決地斷言：他們（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共產黨宣言」）簡直是竊盜（剽竊）、昧盡天良的竊盜，可是他們並非逐字地抄錄，就像普通竊賊所作的——一樣，而只是剽竊思想與理論……」（見同書，第四頁）

我們的無政府主義者在「召喚」、「工人」（一〇）、「聲音」（一一）等等上也重複着同樣的話。

這樣，看起來社會主義及其理論基礎是從康塞吉朗底「宣言」所「剽竊」來的。

這類斷言是不是有什麼根據呢？

誰是B·康塞吉朗？

誰是卡爾·馬克思？

B·康塞吉朗，死於一八九三年，是空想主義者傅立葉底弟子，始終是不可救藥的

空·想·主·義·者，他認為『法國底救星』是階級底調和。

卡爾·馬克思，死於一八八三年，是唯物主義者，是空·想·主·義·者底敵人，他認為人類解放底保證是生產力底發展與階級鬥爭。

他們之間有什麼共同點呢？

科學社會主義底理論基礎，是馬克思——恩格斯底唯物主義理論。從這個理論底觀點看來，社會生活底發展是完全決定於生產力底發展。如果在地主——農奴制度之後跟隨着資產階級制度，那末這點之『原因』是：生產力底發展使資產階級制度成爲不可避免的。或者還有：如果在現代資產階級制度之後不可避免地跟隨着社會主義制度，那末這是因爲：現代生產力底發展要求這樣。由此就產生了破壞資本主義與建立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由此就產生了下列的馬克思主義原理：我們應當在生產力發展底歷史中而非在人們底頭腦中尋求自己的理想。

這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底『共產黨宣言』底理論基礎（見『共產黨宣言』，第一章與第二章）。

B·康塞吉朗底『民主宣言』是不是講到類似的什麼呢？康塞吉朗是不是站在唯物主義的觀點上呢？

我們斷言：不論車爾克茲希維爾也好，拉姆斯也好，以及我們的『召喚派』也好，都沒有從康塞吉朗底『民主宣言』中引出能證實下列這點的一句話、一個字：即康塞吉

朗是唯物主義者，論證社會生活底進化是根據生產力底發展。相反地，我們很清楚地知道：康塞吉朗在社會主義歷史上是以唯心主義者——空想主義者聞名的。（見波蘭·路易，『法國社會主義歷史』）

那末什麼鼓舞起這些奇怪的『批判家』來空洞地饒舌呢？爲着什麼他們從事於批判馬克思與恩格斯呢？如果他們甚至不能夠區別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的話，難道不是爲着使人們發笑嗎？

科學社會主義底策略基礎，是關於不可調和的階級鬥爭的學說，因爲這是無產階級手中最好的武器。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是無產階級藉之奪取政權然後剝削資產階級來建立社會主義的武器。

這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底『宣言』中所說明的科學社會主義底策略基礎。

康塞吉朗底『民主宣言』中是不是講到類似的什麼呢？康塞吉朗是不是承認階級鬥爭是無產階級手中最好的武器呢？

如從車爾克茲希維爾與拉姆斯底論文（見上述的文集）所看到的，康塞吉朗底『宣言』中沒有一個字講到這點，——其中只指出階級鬥爭是悲慘的事實。至於說到作爲破壞資本主義的手段階級鬥爭，下面就是康塞吉朗在其『宣言』中關於這點所講的話：

『資本、勞動與才能——這是生產底三個因素、財富底三個來源、工業機構底三個車輪。……代表它們的三個階級具有着『共同利益』；這些階級底任務是在於使機器爲資

本家以及爲人民工作。……在它們面前……是聯合一切階級成爲統一民族的偉大的目的……。」（見K·考茨基底『共產黨宣言是剽竊』這一小冊子，第一四頁，在那裏從康塞吉朗底『宣言』中引證了這段話）

一切階級，聯合起來！——這就是康塞吉朗在其『民主宣言』中所宣佈的口號。

這個階級調和底策略與馬克思——恩格斯底不可調和的階級鬥爭底策略之間有什麼共同點呢？馬克思與恩格斯堅決地號召：世界各國底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一切非無產階級的階級！

當然，沒有什麼共同點呵！

這就是車爾克茲希維爾及其輕率的亞種這些先生們所講的廢話！他們是不是把我們當作死人呢？難道他們認爲我們沒有把他們暴露出來嗎？！

最後，還有一件事情是有趣的。B·康塞吉朗一直活到了一八九三年。一八四三年，他出版了自己的『民主宣言』。一八四七年末，馬克思與恩格斯寫成了自己的『共產黨宣言』。從那時起，馬克思——恩格斯底『宣言』用歐洲一切文字屢次地再版出來。誰都知道，馬克思與恩格斯以自己的『宣言』創造了時代。不管這一切，在馬克思與恩格斯活着的時候，不論康塞吉朗也好，他的朋友們也好，都不曾在什麼地方，都不曾有一次宣稱過：馬克思與恩格斯從康塞吉朗底『宣言』中剽竊了『社會主義』。讀者，這奇怪不奇怪呢？

那末什麼鼓舞這些『歸納的』好出風頭者……對不住，——『學者』——胡講蠢話呢？他們是以誰的名義講話呢？難道他們比康塞吉朗更清楚地知道他的『宣言』嗎？或者也許他們以爲：康塞吉朗及其信徒們沒有讀過『共產黨宣言』嗎？

然而夠了。……夠了，因爲無政府主義者自己對於拉姆斯——車爾克茲希維爾底唐吉訶德式的討伐也沒有賦予嚴重的注意：這個滑稽討伐底可恥結局已經太顯然了，用不着給以很多的注意……

我們且從本質上研究批判吧。

*

*

*

無政府主義者患了一種宿疾：他們很愛『批判』自己敵人底政黨，可是自己一點兒也不勞神去認識這些政黨。我們曾經看到：無政府主義者，在『批判』社會民主黨人底辯證方法與唯物主義理論的時候，正是這樣地行動的。（見第一章與第二章）當他們講到社會民主黨人底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時候，他們也是這樣地行動的。

我們至少看一看下列事實。誰也知道：社會革命黨人與社會民主黨人之間存在着原則的分歧。誰也知道：前者否定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底唯物主義理論、它的辯證方法、它的綱領、階級鬥爭，——至於社會民主黨人却完全依靠馬克思主義。對於即使用耳輪來聽『革命俄國』（社會革命黨人底機關報）與『火星』（社會民主黨人底機關報）之間的論戰的人，這個原則的差別自然應然是明顯的。但是你們對於『批判家』能

說什麼呢？他們看不出這個差別，叫喊道：不論社會革命黨人與社會民主黨人都是馬克思主義者！例如，無政府主義者就這樣斷言：『革命俄國』與『火星』——這兩個機關報是馬克思主義的機關報。（見無政府主義者文集『麵包與自由』，第二〇二頁）

這就是無政府主義者對於社會民主黨底原則的『認識』！
既然如此，不用說，他們的『科學批判』有多少根據呢？……

我們就來考察這個『批判』。

無政府主義者底主要『非難』是在於：他們不承認社會民主黨人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你們不是社會主義者，你們是社會主義底敵人，——他們一再重複着。

下面就是克魯泡特金關於這點所寫的話：

『……我們達到與大多數經濟學者……社會民主派不同的結論……我們……達到自由共產主義，至於大多數社會主義者（正是指社會民主黨人。——作者）却達到國家資本主義與集體主義。』（見克魯泡特金：『現代科學與無政府主義』，第七四——七五頁）
社會民主黨人底『國家資本主義』與『集體主義』是在於什麼地方呢？

下面就是克魯泡特金關於這點所寫的話：

『德國社會主義者說：一切積聚的財富都應當集中在國家手中，國家把它們交給工人組合，組織生產與交換，注視社會底生活與工作。』（見克魯泡特金，『叛亂者底談話』，第六四頁）

其次：

『在其計劃中……集體主義者犯了……、雙重的錯誤。他們想消滅資本主義機構，同時却保存兩個構成這個機構基礎的制度：議會政治與僱傭勞動』。（見『麵包底掠取』，第一四八頁）……『集體主義，如大家所知道的……保存着……僱傭勞動。只是……代議制政府……代替了業主……』。『這個政府底代表『保留着爲了大家利益使用從生產中所獲得的剩餘價值的權利。此外，在這個制度中建立着工人底勞動與受過訓練的人底勞動之間的差別；粗工底勞動，在集體主義者看來，是簡單的勞動，至於手工業者、工程師、科學家等等則從事於馬克思叫作複雜勞動的事情，並且有獲得最高工資的權利』。（同書，第五二頁）這樣，工人之獲得他們所必需的生產品，將不是按照他們的需要，而是按照『成比例地給與社會的服務』。（見同書，第一五七頁）

喬治亞無政府主義者也只是以巨大的自信重複同樣的話。在他們中間華頓先生以自己的疏忽特別顯著。他寫道：

『什麼是社會民主黨人底集體主義呢？集體主義，或者更正雜些說，國家資本主義，是奠基於下列原則：每個人應當工作他所願意的那樣多或者國家所決定的那樣多，在報酬底形式下得到以商品償付的他的勞動底價值。……』這就是說，在這裏『必須有立法會議……（也）必須有執行權力，即閣員、一切行政人員、憲兵與偵探，如果沒有太多的不滿意者，盡可能地還須有軍隊』。（見『召喚』第五期，第六八——六九頁）

這就是無政府主義者對於社會民主黨的第一個「非難」。

這樣，從無政府主義者底議論就得出：

(一) 據社會民主黨人看來，社會主義社會彷彿沒有政府就是不可能的，政府作爲主要業主將僱用工人，一定要有「關員……憲兵、偵探」。(二)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據社會民主黨人看來，「粗」工與「細」工底劃分彷彿將不消滅，在那裏「各取所需」這個原則將被推翻——另一個原則「各取所值」將被承認。

在這兩點上建立着無政府主義者對於社會民主黨的「非難」。

無政府主義者先生們所提出的這個「非難」，是不是有什麼根據呢？

我們斷言：無政府主義者在既定場合上所說的一切，或者是不加思索底結果，或者是毫無價值的流言。

下面就是事實。

還在一八四六年馬克思就說過：「工人階級在發展底進程中把這樣的一種組合來代替舊的資產階級社會，這種組合是排除階級及其對立性的；將沒有任何真正的政權……。」（見『哲學底貧困』）

一年以後，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表現了同一的思想。（『共產黨宣言』第二章）

在一八七七年恩格斯曾經寫道：「國家藉以顯現爲整個社會底真正代表的第一個動作——即把生產資料變爲社會財產，——將是它作爲國家的最後的獨立行動。國家權力之干涉社會關係，將漸漸地成爲多餘的，並且自然而然地會停止。……國家不是一「被廢除」，它是死亡着。」（『反杜林論』）

在一八八四年同一個恩格斯曾經寫道：「這樣，國家不是從古就存在的。曾經有這樣的社會，它們不需要國家，它們沒有關於國家的概念。在與社會之分裂爲階級必然地聯繫着的一定經濟發展階段上，國家……就成爲必要的了。我們現在以迅速的步伐接近於這樣的生產發展階段，在這樣的階段上這些階級底存在不僅不再是必要的，而且成爲生產底直接障礙了。階級之不可避免地會消滅，正如它們過去之不可避免地產生一樣。隨着階級底消滅，國家不可避免地會消滅。在生產者自由和平等的組合底基礎上以新方法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打發到它真正應有的地方：連同紡車和青銅斧一起到古物陳列館。」（見『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底起源』）

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重複着同樣的話。（見『法蘭西內戰』導言）

如你們所看到的，據社會民主黨人看來，社會主義社會就是這樣的一種社會，在這種社會中將沒有所謂國家、政權及其關員、省長、憲兵、警察與兵士存在的餘地。國家存在底最後階段，將是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這時候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權力在手中，建立它自己的政府（專政）來完全消滅資產階級。但是當資產階級消滅了，當各個階級消

滅了，當社會主義鞏固了，那時候將不需要任何政權，——所謂國家將去到歷史領域中了。

如你們所看到的，無政府主義者底上述『非難』是沒有任何根據的流言。

至於說到『非難』底第二點，那末馬克思關於這點說道：

『在共產主義（即社會主義）社會底最高階段上，在人們對於分工的奴隸式的服從消滅了以後，當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底對立連同這一起消滅了，當勞動自身成爲生活底第一需要，當生產力連同個人底全面發展也增長了……：只有在這時候才能完全克服資產階級權利底狹隘界限，而且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見『哥特綱領批判』）

如你們所看到的，據馬克思看來，共產主義（即社會主義）社會底最高階段，就是這樣的一種制度，在這種制度中『粗』工與『細』工之區分以及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矛盾完全被排除了，勞動是平等的，社會中統治着真正共產主義的原則：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在這裏沒有僱傭勞動存在的餘地。

顯然地，這個『非難』是沒有任何根據的。

二者必居其一，或是無政府主義者先生們眼睛裏就未瞧見過馬克思與恩格斯底上述著作並且依據道聽塗說來從事『批判』，或是他們認識馬克思與恩格斯底上述作品然而分明地扯謊。

這就是第一個「非難」底命運。

無政府主義者底第二個「非難」是在於：他們否定社會民主黨底革命性。你們不是革命者，你們否定暴力革命，你們想只憑選票建立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者先生們向我們說。

聽一聽吧：

「……社會民主黨人……愛朗誦「革命」、「革命鬥爭」、「拿着武器鬥爭」這一類的題目。……但是如果你們頭腦簡單地向他們要求武器，他們會得意洋洋地把選票當作禮物送給你……。」他們斷言：「適合於革命者的唯一合乎目的的策略，是和平的與合法的議會制度以及對於資本主義、已確立的權力與整個現存的資產階級制度的耿耿忠心。」（見「麵包與自由」文集，第二一、二二——二三頁）

喬治亞無政府主義者自然以更大的自信重複同樣的話。大家至少看一看巴頓，他寫道：

「整個社會民主黨……公開地宣稱：憑着步槍與武器的鬥爭是資產階級的革命的方法，只有憑着選票，只有憑着普選，黨才能佔有權力，然後經過議會多數與立法去改造社會。」（見「國家權力底奪取」，第三——四頁）

無政府主義者先生們就是這樣講到馬克思主義者的。

這個「非難」是不是有什麼根據呢？

我們宣稱道：無政府主義者在這裏也表現着自己的無知及對流言的熱心。

下面就是事實。

馬克思與恩格斯還在一八四七年末就寫道：

「共產主義者認為掩蓋自己的觀點與意圖是可恥的事情。他們公開地宣稱：他們的目的是只有憑藉暴力推翻整個現存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戰慄吧。無產者除了自己的鎖鍊是不會失掉什麼的。他們將獲得整個世界。世界各國底無產者，聯合起來！」（見『共產黨宣言』。在若干合法的版本中譯文刪去了幾個字）

一八五〇年，期待德國新的發動，馬克思給當時德國同志寫道：

「武器與彈藥不論在什麼藉口下他們都不應當放棄，……工人們應當……在具有司令官與總參謀的獨立無產者衛隊底形式下組織起來……。」這「應當是指逼近的起義期間和以後」。（見『科命審判記』（二二）。馬克思向共產黨員的講話）

一八五一——五二年，馬克思與恩格斯寫道：「……一旦起義開始了，必須以最大的決心行動和轉入進攻。防禦是一切武裝起義底死亡。……當敵入底軍隊還是分散的時候，必須出其不意地襲擊敵人；必須每天取得新的即使是小的勝利……必須在敵人能集合自己軍隊攻擊你以前強迫敵人退却。一句話，你要按照至今聞名的最偉大的革命策路大師丹敦底話行動：勇敢、勇敢、再勇敢。」（『德國革命與反革命』）

我們認爲：這裏所說的不僅是『選票』而已。

最後，回憶一下巴黎公社底歷史，回憶一下：當公社滿意於在巴黎的勝利，拒絕進攻凡爾賽、反革命底巢穴的時候，它是怎樣和平地行動的。你們對於馬克思當時所說的話是怎樣想法呢？他是不是號召巴黎人選舉呢？他是不是贊同巴黎工人底漫不經心（整個巴黎在工人手中）呢？他是不是贊同他們對於被戰勝的凡爾賽人的寬宏大量的態度呢？聽一聽馬克思吧：

『這些巴黎人具有怎樣的靈活性，怎樣的歷史主動性，怎樣的自我犧牲能力呀！在六個月饑餓之後，他們在普魯士人的刺刀之下站起來了……歷史還沒有這類英雄主義底例子！如果他們被戰勝了，那末罪過無非是他們的「寬宏大量」而已。當維魯亞以及跟在他後面的巴黎國民衛隊一部分反革命分子從巴黎逃走了，就必須立刻向凡爾賽進軍。時機由於良心而失掉了。他們不想開始國內戰爭，彷彿古怪的畸形物基爾不會以自己解除巴黎武裝的企圖開始它一樣！』（『給庫克曼的信』（一三））

馬克思與恩格斯就是這樣想法和行動的。
社會民主黨人就是這樣想法和行動的。

可是無政府主義者大家却一再重複着：馬克思與恩格斯及其信徒們只是有興趣於選票，——他們不承認暴力的革命行動！

如你們所看到的，這個『非難』也是那暴露無政府主義者對於馬克思主義底實質的

無知的流言。

這就是第二個「非難」底命運。

*

*

*

無政府主義者底第三個「非難」是在於：他們否定社會民主黨底人民性質，把社會民主黨人描寫作官僚主義者，並且斷言：社會民主黨的無產階級專政計劃對於革命乃是死亡，因為社會民主黨人主張這種專政，所以他們事實上想建立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他們自己對於無產階級的專政。

聽一聽克魯泡特金先生吧：

「我們無政府主義者宣告對於專政的最後判決。……我們知道：任何專政，不管其意圖怎樣公正，都導引到革命底死亡。我們知道，……專政底觀念無非是政府偶像崇拜底有害產物，政府偶像崇拜……總力圖使奴役制度永存下去。」（見克魯泡特金，『叛亂者底談話』，第一三一頁）社會民主黨人不僅承認革命專政，而且他們「擁護對於無產階級的專政。……工人對於他們是有趣味的，僅只在工人是他們手中有紀律的隊伍的時候。……社會民主黨力圖憑藉無產階級去奪取國家機器到自己手中」。〔見「麵包與自由」，第六二與六三頁〕

喬治亞無政府主義者講了同樣的話：

「直接意義下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為專政底擁護者是國家論者，他

們的專政不是整個無產階級自由活動，而是建立現今存在的同一代議制權力來領導社會。（見巴頓，『國家權力底奪取』，第四五頁）社會民主黨人主張專政，不是爲了促進無產階級底解放，而是爲了『以自己的統治來建立新的奴役制度』。（見『召喚』第一期，第五頁。巴頓）

這就是無政府主義者先生們底第三個『非難』。

無須多大費力就可以揭破無政府主義者底這個專靠欺騙讀者的顯然污蔑。

我們在這裏不從事分析克魯泡特金底深刻錯誤的觀點，依據這個觀點，任何專政對於革命都是死亡。我們將在以後考察無政府主義者底策略時講到這點。現在我們只想只談一談『非難』本身。

還在一八四七年末，馬克思與恩格斯就說過：爲了建立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應當取得政治專政，以便藉助這個專政來打退資產階級底反革命攻擊與沒收它的生產資料，這個專政應當不是幾個人底專政，而是整個無產階級這一階級底專政：

『無產階級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來一步步地奪取資產階級底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中……』（見『共產黨宣言』）

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專政將是無產階級整個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專政，而不是幾個人對於無產階級的統治。

其次，差不多在其一切著作中，例如，在『拿破崙第三政變』中，在『法蘭西階級

鬥爭』中，在『法蘭西內戰』中，在『德國革命與反革命』中，在『反杜林論』及其他著作中，他們都重複着同一的思想。

但這不是一切。爲了闡明馬克思與恩格斯是怎樣理解無產階級專政的，爲了闡明他們認爲這個專政能實現到什麼程度，爲了這一切，很有趣的是知道他們對於巴黎公社的態度。問題是在於：無產階級專政，不僅在無政府主義者中間，而且在城市小資產者中間，一切屠夫與店家也在內——在馬克思與恩格斯叫做市僧的一切人中間，都遭遇着叱責。下面就是恩格斯在向這種市僧講話時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所說的話：

『最近德國市僧一聽到無產階級專政這幾個字，又開始感到要命的恐怖。親愛的先生們，不想知道什麼是這個專政呢？看一看巴黎公社：這曾經是無產階級專政。』（見『法蘭西內戰』。恩格斯導言）（一四）

如你們所看到的，恩格斯想像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巴黎公社。

顯然地，凡是想知道在馬克思主義者底想像中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人，都應當認識巴黎公社。我們就轉到巴黎公社吧。如果看出來巴黎公社實際上曾經是個別的人對於無產階級的專政，——那就打倒馬克思主義，打倒無產階級專政！但是我們如果看出巴黎公社事實上曾經是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專政，那末，……那末我們就要滿心大笑無政府主義的謊言家，他們在與馬克思主義者的鬥爭中除了捏造謊言是不會作什麼的。

巴黎公社底歷史有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著名的『中央委員會』在巴黎領導事務

的時期，第二個時期是「中央委員會」全權期滿，事務底領導交給了剛剛選舉出來的公社的時期。「中央委員會」是什麼，它是由什麼人組成的？我們面前擺着阿塞爾·阿爾魯底「巴黎公社人民史」，這部歷史，據阿爾魯底講來，簡短地回答了這個問題。鬥爭還僅僅開始，這時候大約三〇〇、〇〇〇巴黎工人，組織成了連和營的，從自己中間選出了代表。「中央委員會」就是這樣組成的。

「這一切市民（「中央委員會」底委員們），由自己的連或營各別選舉出來的，——阿爾魯說道，——只是爲他們所代表的小集團知道。這些是什麼人，他們是什麼樣的以及他們想作什麼？」這是「無名的政府，差不多完全由普通工人與小職員所組成，他們四分之三的名字是他們的街道或事務所以外所不知道的。……傳統被破壞了。世界上發生了意料不到的事情。在那裏沒有統治階級底一個成員。爆發了革命，它不是由辯護士、議員、新聞記者、將軍所代表的。代替他們的是克里左礦工、裝訂工人、廚役等等」。（見「巴黎公社人民史」，第一〇七頁）

阿塞爾·阿爾魯繼續道：

「我們，——「中央委員會」底委員們宣稱道，——是不知名的機關，被攻擊的人民手中順從的工具。……我們是，……人民意志底僕人，我們在這裏是便於作他們的回聲，便於供給他們以勝利。人民要公社，我們就存留着，以便達到選舉公社。不多也不少。這些專政者不升高也不降低於羣衆。曾經感覺到：他們是同羣衆一起，在羣衆中

間，憑藉着羣衆生活的，他們每秒鐘都和羣衆商議，他們傾聽和傳達所聽到的東西，力圖只以壓縮的形式……傳達三十萬人的意見。」（見同書，第一〇九頁）

巴黎公社在其存在底第一個時期就是這樣行動的。

這就是巴黎公社。

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我們現在且轉到公社底第二個時期，這時候公社代替『中央委員會』行動。講到爲時兩月的這兩個時期，阿爾魯臺歡地叫喊道：這是真正的人民專政，聽一聽吧：

『這個人民在兩個月期間所呈現的偉壯景象，給與我們以力量和希望……看到將來。在這兩個月期間，在巴黎是真實的專政，是最完全和不可爭辯的、並非一個人而是全體人民——情勢底唯一支配者——底專政。……這個專政毫不間斷地繼續了兩個多月，從（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到五月二十二日……』本來『……公社只是精神的權力，除了市民底……普遍同情，沒有其他物質的力量。人民是統治者、唯一統治者，自己創造了自己的警察和法官……』。（見同書，第二四二頁與第二四四頁）

公社社員、白刃戰底積極參加者、阿塞爾·阿爾魯，就是這樣地描述巴黎公社底特徵。

公社底另一個社員及其同樣積極的參加者、利沙哈爾埃，也是這樣地描述巴黎公社底特徵。（見其所著『巴黎公社史』一書）

人民作爲『唯一統治者』，『並非一個人而是全體人民底專政』——這就是巴黎公社。

『看一看巴黎公社。這曾經是無產階級專政』，——恩格斯向市僧們叫喊道。看起來這就是馬克思與恩格斯底想像中的無產階級專政。

如你們所看到的，無政府主義者先生們之認識無產階級專政、巴黎公社、他們所常常『批判』的馬克思主義，就像我們與你們讀者之認識中國字一樣。

顯然地，專政有兩種。有反對人民的少數人底專政、小集團底專政、特里壯維們與伊葛那吉維們底專政。這種專政底首領通常是奸黨，它採取秘密決定，把繩索繫在大多數人民底頸上。

馬克思主義者是這種專政底敵人，他們與這種專政作鬥爭較之我們的叫囂的無政府主義者要頑強和獻身得多。

有反對資產階級、反對少數人的另一種專政、無產者多數人底專政、羣衆底專政。在這裏專政底首領是羣衆，在這裏沒有奸黨與秘密決定存在的餘地，在這裏一切都是街頭上、在羣衆大會上公開地作的，——這是因爲它是街頭、羣衆底專政，是反對任何壓迫者的專政。

這種專政是馬克思主義者『雙手』支持的，——這是因爲這種專政是偉大社會主義革命底雄壯開端。

無政府主義者先生們把這兩個彼此否定的專政混淆起來，因此就處於可笑的境地；他們不是與馬克思主義而是與他們自己的幻想作鬥爭，他們不是與馬克思和恩格斯而是像唐吉訶德在其幸福記憶底時期那樣與風車戰鬥……

這就是第三個『非難』底命運。（待續）（註）

〔註〕續文不曾刊印出來，因為在一九〇七年中，斯大林同志被黨中央委員會轉派到巴庫做黨的工作，在那裏他過了幾個月就被捕了，而『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這一著作底最後一章在搜索中就遺失了。

——編輯部

報紙：『新時代』，第五、第六、第七與第八各期；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十八日、二十五日與一九〇七年一月一日。

『我們的生活』，第三、第五、第八與第九各期；一九〇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二十七日與二十八日。

『時代』，第二一、第二二、第二三與第二六各期，一九〇七年四月四日、五日、六日與十日。

署名：科……

譯自喬治亞文

附 錄

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

辯證唯物主義

我們不是屬於這樣的人，他們一提到『無政府主義』這個名詞，就輕蔑地轉過身去，揮一揮手，說道：『你們喜歡去研究它，就是談一談它也不值得呀！』我們以爲：這種廉價的『批判』，既是沒價值的，又是沒用處的。

我們不是屬於這樣的人，他們以下列說法安慰自己：無政府主義者『沒有羣衆，因而他們已不是這樣危險的了』。問題不是在於：或多或少的『羣衆』今天跟着誰走，——問題是在於學說底本質。如果無政府主義者底『學說』表現着真理，那末，不用說，它一定會給自己開闢道路，把羣衆集合在自己周圍。如果它是不能成立的，建立在虛假的基礎上，它就不會支持長久，會懸吊在半空中。無政府主義之不能成立，是應當加以證明的。

我們認爲：無政府主義者是馬克思主義底真正的敵人。於是，我們也承認：對於真

正的敵人，必須也進行真正的鬥爭。因此，必須從始到終地考察無政府主義者底『學說』，澈底地從各方面去衡量它。

但是與批判無政府主義一起，必須也闡明我們自己的立場，大略地敘述一下馬克思與恩格斯底學說。這個之所以尤其必要，是因為無政府主義者散佈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虛偽表象並且把糊塗觀念灌入讀者底頭腦中。

這樣，我們就着手本題吧。

世界上一切運動着……，生活變化着，生產力增長着，舊關係破壞着。
……永久的運動與永久的破壞——創造——這就是生活底本質。

K·馬克思（見『哲學底貧困』）

馬克思主義不僅是社會主義理論，它是完整的世界觀、哲學體系，從這個哲學體系邏輯地產生出馬克思底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這個哲學體系叫作辯證唯物主義。顯然地，說明馬克思主義，是意味着也說明辯證唯物主義。

爲什麼這個體系叫作辯證唯物主義呢？

因爲它的方法是辯證的，而理論是唯物主義的。

什麼是辯證方法呢？

什麼是唯物主義理論呢？

人們說：生活是在於不間斷的成長與發展，——這是正確的：社會生活不是什麼不變的和凝固的東西，它決不停止在一個水平上——它處在永久的運動中，在永久的破壞與創造底過程中。馬克思並非無謂地說過：永久的運動與永久的破壞——創造——這就是生活底本質。正因為這樣，所以在生活中總是存在着新東西與舊東西、正生長着的東西與正死亡着的東西、革命與反革命，——在生活中總是一定有什麼死亡着並且同時總是一定有什麼產生着……

辯證方法說：必須把生活看作正是它在實際上那樣。生活處在不間斷的運動中，因而我們應當從其運動中、從破壞與創造中考察生活。生活走向哪裏呢，生活中什麼死亡着與什麼產生着呢，什麼破壞着與什麼創造着呢——這就是首先應當使我們發生興趣的問題。

這就是辯證方法底第一個結論。

生活中產生的與一天一天地成長着的東西，是不可克服的，要停止它的前進是不可能的，它的勝利是不可避免的。這就是說，如果，例如，生活產生了無產階級並且它一天一天地成長着，那末，不管它今天怎樣軟弱和人數稀少，歸根到底它却是會勝利的。相反地，生活中死亡着與走向墳墓的東西，不可避免地應當失敗，這就是說，如果，例如，資產階級失去腳下的基地並且一天一天地後退，那末，不管它今天怎樣強大和人數衆多，歸根到底它却是會失敗和走入墳墓的。由此就產生了著名的辯證原理：實際上存

在着的一切，即一天一天地成長着的一切，是合理的。

這就是辯證方法底第二個結論。

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在俄國革命知識分子中間發生了巨大的爭論。民粹派說：能擔負起『解放俄國』的主要力量，是貧困農民。爲什麼呢？——馬克思主義者問他們。他們說：因爲農民是爲數最多的，同時是俄國社會中最貧困的。馬克思主義者回答道：的確，農民今天佔大多數，它是很貧困的，可是問題難道在這裏嗎？農民早已佔大多數，可是直到現在它沒有無產階級底幫助就不曾在爲『自由』的鬥爭中表現任何主動。爲什麼呢？因爲農民作爲階級是一天一天地崩潰着，分解爲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至於無產階級作爲階級是一天一天地成長着和強大着。貧困在這裏是沒有決定意義的：『流浪漢』比農民更貧困，可是誰也不會說：他們能擔負起『解放俄國』。問題只在於：在生活中誰成長着與誰衰老着。因爲無產階級是不斷地成長着和強大着的唯一階級，所以我們的義務是同它並列站着，承認它是俄國革命中的主要力量，——馬克思主義者這樣回答道。如你們所看到的，馬克思主義者從辯證的觀點觀看問題，至於民粹派則形而上學地議論着，因爲他們把生活現象看作是『不變的、凝固的、僅只一次被給與的』。（見恩格斯，『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

辯證方法這樣地觀看生活底發展。

但是有各種各樣的運動。曾經有『十二月時期』的社會運動，那時候無產階級伸

起背來，攻擊武器庫和進攻反動派。但是必須把過去幾年的運動也叫作社會運動，那時候無產階級，在『和平』發展底條件下，只限於個別罷工及建立小職工會。顯然地，運動有各種不同的形式。所以辯證方法說：運動有雙重的形式：進化的與革命的。當進步分子自發地繼續着自己的日常工作並且把小的量的變化輸入舊秩序的時候，運動就是進化的。當同樣的分子聯合起來，滲透着統一的思想並且衝向敵人的營壘，以便根本消滅舊秩序及其質的特點並且建立新秩序的時候，運動就是革命的。進化準備革命並給它造成基地，而革命完成進化並促進它的進一步的工作。

這樣的過程也發生於自然底生活中。科學底歷史表明着：辯證方法是真正科學的方法：從天文學起到社會學止——到處都發見下列思想之確證：世界上沒有永久的東西，一切變化着，一切發展着。因此，自然中一切都應當從運動、發展底觀點去考察。而這表示着：辯證法底精神貫通着全部現代科學。

至於說到運動底形式，說到依據辯證法，小的量的變化歸根到底引起大的質的變化，——那末這個規律同樣地在自然底歷史中也有着力量。門吉勒捷夫的『元素週期體系』明確地表明着：質的變化之產生於量的變化，在自然底歷史中有着何等巨大的意義。新達爾文主義所讓位的新拉馬克主義底理論，在生物學上也證明了這點。

關於恩格斯在其『反杜林論』中充分完滿地闡明了的其他事實，我們就不說什麼了。

這樣，我們現在認識了辯證方法。我們知道：按照這個方法，世界是處在永久的運動中，在永久的破壞與創造底過程中，因此必須從其運動中、從其破壞與創造底過程中考察自然與社會底任何現象，而不要把它看作是凝固的和停滯的。我們也知道：這個運動本身有着雙重的形式：進化的與革命的……

我們的無政府主義者是怎樣看辯證方法呢？

如大家所知道的，辯證方法底創立者是黑格爾。馬克思只是清洗了和改進了這個方法。這件事情是無政府主義者所知道的；他們也知道：黑格爾是保守主義者，所以他們利用『機會』，憤然地詆罵黑格爾，侮辱他是『反動者』與『復辟』底擁護者，他們熱烈地證明着：『黑格爾……是復辟底哲學家，他讚美絕對形式中的官僚主義的立憲主義，他的歷史哲學底一般觀念是服從於和服務於復辟時代底哲學方向』以及其他等等。（見『召喚』第六期，B·車爾克茲希維爾底論文）的確，誰也沒有和他們爭論這點，相反地，而是每個人都同意：黑格爾不是革命者，他是君主政體底擁護者，可是無政府主義者却『證明』並且認為必須無終止地『證明』：黑格爾是『復辟』底擁護者。爲什麼呢？大概爲了以這一切來破壞黑格爾底威信，使讀者感到：『反動者』黑格爾底方法是『可厭的』和非科學的。如果這確實如此，如果無政府主義者先生們想以這個方法來駁倒辯證方法，那末我應當說：以這個方法他們是不會證明什麼的，除了他們自己的不成

功。巴斯噶與萊布尼茲不是革命者，可是他們所發現的數學方法現在認爲是科學方法。邁爾與黑爾姆霍茲不是革命者，可是他們在物理學部門中的發明成爲了科學基礎；拉馬克與達爾文也不是革命者，可是他們的進化論方法使生物學科學站立起來了。是的，以這個方法無政府主義者先生們是不會證明什麼的，除了他們自己的不成功。

我們且往下講吧。據無政府主義者看來，『辯證法是形而上學』，（見『召喚』，第九期，w. r. r.）而且因爲他們『想從形而上學下面解放科學，從神學下面解放哲學』，（見『召喚』，第三期，w. r. r.）所以他們也駁斥辯證方法。

呵，瞧一瞧無政府主義者！正如諺語所說的，『把有病的頭腦套在健康的頭腦上』。辯證方法在與形而上學的鬥爭中成熟了，在這個鬥爭中它給自己博得了光榮，然而據無政府主義者看來，畢竟『辯證法是形而上學』呵！無政府主義者底『始祖』普魯東曾經相信：世界上存在着僅只一次確定了的『不變的正義』，（見埃爾茨巴霍爾底『無政府主義』，第六四——六八頁，國外版）爲了這點普魯東被稱爲形而上學者。馬克思藉助辯證方法與普魯東作鬥爭，並且證明了：既然世界上一切都變化着，所以『正義』也應當變化着，因而『不變的正義』是形而上學的謬語。（見馬克思底『哲學底貧困』）形而上學者普魯東底喬治亞弟子們挺身而出並且『證明』：『辯證法是形而上學』，形而上學者承認『不可認識者』與『物自體』，並且歸根到底轉入毫無內容的神學。與普魯東和斯賓塞相對立，恩格斯藉助辯證方法同形而上學與神學作鬥爭。（見恩格斯底『費爾

巴哈論』與『反杜林論』。他證明了他們的可笑的空虛。我們的無政府主義者却『證明』：普魯東與斯賓塞是科學家，而馬克思與恩格斯是形而上學者。二者必居其一：或是無政府主義者先生們哄騙自己，或是他們不了解什麼是形而上學。無論如何，辯證方法在這裏並沒有什麼罪過。

無政府主義者先生們還責難辯證方法是什麼呢？他們說：辯證方法是『詭計』、『詭辯方法』、『邏輯的碰筋斗』，（見『召喚』第八期，Ⅲ·Ⅰ·Ⅰ）『藉助這個方法，不論真理與謊言同樣地容易證明出來』。（見『召喚』第四期，B·車爾克茲希維爾）

初看起來可以顯得：無政府主義者所提出的責難是正確的。聽一聽吧，恩格斯關於形而上學方法底追隨者這樣說道：『……他的話構成於「是就是，否就否；除此以外，即是鬼話」。對於他，事物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東西不能是它自身同時又是其他的什麼；肯定的與否定的是絕對地互相排斥的……』（見『反杜林論』，引論）怎麼是這樣！……無政府主義者激怒道。——同一東西在同一時間既是好的又是壞的，這難道可能嗎？要知道這是『詭辯』、『文字遊戲』，要知道這意味着：『你想同樣容易地證明真理與謊言！……』

然而我們且思索一下問題底本質。今天我們要求民主共和國，而民主共和國是鞏固資產階級財產的，能不能說：民主共和國隨時隨地都是好的呢？不，不能！爲什麼呢？

因爲民主共和國只在『今天』我們破壞封建財產的時候是好的，可是在『明天』我們着手破壞資產階級財產與建立社會主義財產的時候，民主共和國就不再是好的，相反地，它將變成我們所要粉碎和拋開的桎梏；因爲生活處在不斷的運動中，因爲不能分割過去與現在，因爲我們同時既與封建主又與資產階級作鬥爭，——所以我們就說：因爲民主共和國消滅封建財產，所以它是好的，而且我們擁護它；可是因爲它鞏固資產階級財產，所以它是不好的，因而我們就批判它。因此，民主共和國同時既是『好的』又是『壞的』，這樣對於這個問題就能回答既是『是』又是『否』。當恩格斯用上面引證的話來證明辯證方法底正確性時，他所指的正是這樣的事實。無政府主義者却不了解這點，認爲這是『詭辯』！當然，無政府主義者可以隨意看到或不看到這些事實，他們甚至可以在沙岸上不看到沙粒，——這是他們的權利。但是同時在這裏是辯證方法，它與無政府主義不同，不以閉着的眼睛來看生活，感到生活底脈搏並且率直地說：『只要生活變化着，處在運動中，——任何生活現象就有兩個傾向：肯定的與否定的；我們應當保衛前者而推倒後者。無政府主義者是奇怪的人：他們始終重述着『正義』，然而非常不正地對待辯證方法！』

我們且往下講吧。據我們的無政府主義者看來，『辯證的發展是破滅的發展，按照這個發展，首先是過去的東西完全消滅，然後是完全孤立地確認將來的東西。……居維底激變是由於未知的原因產生的，馬克思——恩格斯底破滅却是辯證地產生的』。（見

『召喚』第八期，Ш·Г·（在其他地方同一個作者寫道：『馬克思主義立脚於達爾文主義，並且非批判地對待它。』（見『召喚』第六期）

讀者，要好好地思索一下呵！

居維否定達爾文的進化，他只承認激變，而激變是意外的爆發，『由於未知的原因所產生的』。無政府主義者說：馬克思主義者歸附居維，因而駁斥達爾文主義。

達爾文駁斥居維底激變，他承認漸次的進化。所以同一無政府主義者說道：『馬克思主義立脚於達爾文主義並且非批判地對待它』，因而馬克思主義者不是居維激變底擁護者。

這就是無政府呀！正如諺語所說的，『下士的未亡人自己給自己塑像』！顯然地，Ш·Г·在『召喚』第八期上忘記了Ш·Г·在第六期上說過的話。它們哪一個是對的：第六期還是第八期？或者它們兩個都扯謊？

我們且回到事實吧。馬克思說：『在其發展底一定階段上，社會物質生產力說與現存生產關係，或者就與財產關係——財產關係不過是現存生產關係底法律上的表現而已——發生矛盾。……那時候就到來社會革命底時代。』但是『不論哪一個社會機構，當它還給一切生產力以活動餘地而這一切生產力還未發展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如果把馬克思底思想應用於現代社會生活，那就得到：在具有社會性質的現代生產力與具有私人性質的生產品專有關係之間，存在着

根本的衝突，這個衝突應當由社會革命來完成。（見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三編第二章）如你們所看到的，據馬克思與恩格斯看來，產生革命（『破滅』）的不是居維底『未知的原因』，而是叫作『生產力底發展』的完全特定的與生活的社會原因。如你們所看到的，據馬克思與恩格斯看來，革命進行只是在生產力充分成熟的時候，而非如居維所覺得的是意外的。顯然地，居維底激變與馬克思底辯證方法是沒有共同點的。另一方面，達爾文主義不僅駁斥居維底激變，並且也駁斥辯證地了解的革命，至於按照辯證方法，進化與革命、量的變化與質的變化，乃是同一運動底兩個必要的形式。顯然地，無論如何不能說：『馬克思主義……非批判地對待達爾文主義』。因此，『召喚』在兩個場合上，不論在第六期與第八期，都扯謊了。

所以這些扯謊者——『批判家』，走到我們面前並且再三重述着：不管你們願意不願意，我們的謊言總比你們的真理好些！大概他們以為：對於無政府主義者是可以寬恕一切的。

無政府主義者先生們却不能寬恕辯證方法：『辯證法沒有給與可能性超出或跳出自己、跳越自己本身。』（見『召喚』第八期。ш·р·）無政府主義者先生們，這就是真實的真理；尊貴的人們，在這裏你們是完全對的：辯證方法不給與這樣的可能性。但是爲什麼不給與呢？因爲『跳出自己與跳越自己本身』是野鹿底事情，而辯證方法是爲人們創造的。這就是祕密的所在！……

一般講來，無政府主義者對於辯證方法的觀點就是如此。

顯然地，無政府主義者不曾了解馬克思與恩格斯底辯證方法，——他們虛構了他們自己的辯證法，並且正是與它這樣無情地作鬥爭。

瞧見這個景象，我們只有一笑而已，因為當你看到一個人怎樣與他自己的幻象作鬥爭，粉碎他的虛構，同時熱烈地斷言他打擊了敵人，你是不能不笑的。

二

「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他們的存在，相反地，而是他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他們的意識。」

K·馬克思

什麼是唯物主義理論呢？

世界上一切變化着，世界上一切運動着，可是這個變化是怎樣進行的呢，這個運動是以什麼方式完成的呢，——這就是問題的所在。我們知道，例如，地球從前是赤熱的火體，以後它逐漸地冷了，以後動物界產生了，跟隨着動物界底發展是這樣一種猿之出現，後來從這種猿產生了人。但是這個發展是怎樣完成的呢？有些人說：世界觀念先於自然及其發展，世界觀念於是成爲自然發展底基礎，所以自然現象底進程乃是觀念發展底空洞形式。這些人叫作唯心論者，他們後來又分爲幾派。有些人則說：在世界上從

古就存在着兩個彼此對立的力暈——觀念與物質，與此相適合的是現象分爲兩類——觀念的與物質的，兩者之間發生着經常的鬥爭；所以自然現象底發展乃是觀念的現象與物質的現象之間的經常的鬥爭。這些人叫作二元論者，他們同唯心論者一樣也分成不同的派別。

馬克思底唯物主義理論根本否定二元論以及唯心論。當然，世界上的確存在着觀念的現象與物質的現象，可是這決不意味着：它們是彼此否定的。相反地，觀念的現象與物質的現象乃是同一現象底兩個不同的形式，它們共同存在，共同發展，兩者之間存在着密切的聯繫。所以，我們沒有任何根據設想它們是彼此否定的。這樣，所謂二元論就根本地崩潰了。統一的和不可分的自然，表現在兩種不同的形式中——在觀念的形式與物質的形式中，——我們就必須這樣地看自然底發展。統一的和不可分的生活，表現在兩種不同的形式中——在觀念的形式與物質的形式中，——我們就必須這樣地看生活底發展。

這就是馬克思底唯物主義理論底一元論。

同時馬克思也否定了唯心論。那以爲觀念和一般精神方面在其發展中先於自然和一般物質方面的思想，是不正確的。世界上還沒有活的生物的時候，已經存在着所謂外間的「非活的」自然。第一個活的生物——原形質——不會具有任何意識（觀念），——它僅僅具有刺激底特性與感覺底最初萌芽。以後在動物那裏逐漸地發展了感覺底能力，

感覺底能力按照動物神經系統底發展，慢慢地轉爲意識。如果猿不把背伸直，如果它總用四隻腳走，那末它的子孫——人——就不能自由地利用自己的聲帶，於是就不能利用說話，這就根本地阻止他的意識底發展。或者還有：如果猿不用後腳站起來，那末它的子孫——人——就不得不總是只向下看並且只從那裏汲取自己的印象；它就沒有可能性向上和向四周看，因而就沒有可能性供給自己的頭腦以多於猿所有的物質（印象）；這樣就會根本地阻止他的意識底發展。因此，對於精神方面底發展，機體底相應的構造及其神經系統底發展是必要的。因此，物質方面底發展、存在底發展，是先於精神方面底發展、觀念底發展。顯然地，首先是外間條件變化着，首先是物質變化着，然後相應地是意識與其他精神現象變化着，——觀念方面底發展落後於物質條件底發展。如果我們把物質方面、外間條件、存在等等叫作內容，那末我們應當把觀念方面、意識與其他同樣的現象叫作形式。由此就產生了人所共知的唯物主義原理：在發展過程中，內容先於形式，形式落後於內容。

關於社會生活也必須講同樣的話。在這裏物質的發展先於觀念的發展，在這裏形式落後於自己的內容。科學社會主義還沒有被提及的時候，就已經存在着資本主義並且進行了劇烈的階級鬥爭；任何地方還沒有產生社會主義思想，而生產過程就已經具有社會性質了。

因此馬克思說：『不是人們底意識決定他們的存在，相反地，而是他們的社會存在

決定他們的意識。」（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據馬克思看來，經濟發展是社會生活底『物質基礎』，它的內容，而法律——政治的和宗教——哲學的發展是這個內容底『思想形式』，它的『上層建築』，——因此馬克思說：『隨着經濟基礎底變化，在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中也或多或少迅速地發生大變革。』（見同書）

所以在社會生活中，首先是外間物質條件變化着，然後是人們底思維，他們的世界觀變化着。內容底發展先於形式底產生與發展。當然，這決不意味着：據馬克思看來，沒有形式的內容是可能的，就像山·「·所覺得的一樣。（見『召喚』第一期，『一元論底批判』）沒有形式的內容是不可能的，可是問題在於：這個或那個形式，由於它之落後於內容，就決不會完全地適應於這個內容，於是常常新內容就『不得不』暫時地包裹在舊形式之中，這就引起它們之間的衝突。現在，例如，具有私人性質的生產品專有形式，是不適應於生產底社會內容的，而且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發生着現代社會的『衝突』。另一方面，那以為觀念是存在底形式的思想，決不意味着：意識按其本性講來是同一的物質。只有庸俗唯物主義者（例如，希赫納與摩萊蕭特）才這樣想法，他們的理論是與馬克思底唯物主義根本矛盾的，恩格斯在其『費爾巴哈論』中曾經正當地嘲笑了他們。按照馬克思底唯物主義，意識與存在、精神與物質，乃是同一現象底兩個不同的形式，這個現象，一般講來，叫作自然；因此，它們既不是彼此否定的（註），同時也不是同一個現象。問題只在於：在自然與社會底發展中，相適應的物質變化、即我們之外進行的東

西，先行於意識、即我們頭腦中進行的東西。在這個或那個物質變化之後，或早或遲不可避免地跟隨着相適應的觀念變化，因此我們就說：觀念變化是相適應的物質變化底形式。

一般講來，馬克思與恩格斯底辯證唯物主義底一元論就是如此。

有些人向我們說：好，對於自然與社會底歷史這完全是正確的。但是我們頭腦中現在怎樣產生關於某些東西的各種表象與觀念呢？在現實中是不是存在着所謂的外間條件，或者僅只存在着我們的關於這些外間條件的表象呢？如果存在着外間條件，那末感知與認識它們是如何可能呢？

關於這點我們說：只有存在着晚起我們『自我』中的印象的外間條件的時候，我們的表象、我們的『自我』才存在着。誰不加思索地說除了我們的表象就不存在着什麼東西，誰就不得不否定不論什麼的外間條件，於是除了自己的『自我』，否定其餘人們底存在，這是根本地與科學基礎和生活活動相矛盾的。是的，外間條件實際上存在着；這些條件曾經在我們以前存在過並且將在我們以後存在着，它們愈更屢常地和強烈地作用於我們的意識，那末感知和認識它們就愈更迅速地和容易地可能。至於說到關於某些東

（註）這決不與下列思想相矛盾：形式與內容之間存在着衝突。問題是在於：衝突不是存在於一般內容與形式之間，而是存在於舊形式與新內容之間，因為新內容尋找新形式並且力求達到它。

西的各種表象與觀念現在在我們頭腦中是怎樣產生的，那末關於這點我們應當指出：在這裏是簡短地重複着在自然與社會底歷史中所發生的事情。在這個場合上，處在我們之外的對象，先行於我們關於這個對象的表象，而且在這個場合上，我們的表象、形式，落後於對象，即落後於自己的內容，諸如此類。如果我看樹木而且瞧見它，這只意味着：還在我的頭腦中產生關於樹木的表象以前，樹木本身就存在着了，它在我這裏喚起了相應的表象。

不難了解：馬克思與恩格斯底一元論唯物主義對於人們底實際活動應當有怎樣的意義。如果我們的世界觀、我們的風俗和習慣由外間條件所引起，如果法律形式和政治形式底無用是取決於經濟內容，那末，顯然地，我們應當促進經濟關係底根本改造，以便連同它們一起，根本地改變人民底風俗和習慣以及國家底政治秩序。

下面是馬克思關於這點所說的話：

『不需要多大的聰明，就看得出唯物主義學說……與社會主義之間的聯繫。如果人是從感性世界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識、感覺等等，那末因此必須這樣地安排周圍的世界，以便人在世界中認識真正人的東西，以便人在世界中習慣於培養自己裏面的人的特性……：如果人是在唯物主義意思下的不自由，就是說，如果人不是由於那避免這個或那個東西的消極力量而自由，而是由於那表現自己真實的個性的積極力量而自由，那就不應當罰以個人底犯罪，而應當消滅犯罪的反社會的根源。……：如果人底性格由環境所造

成，那末因此必須使環境成爲人的。』（見『費爾巴哈論』附錄，『K·馬克思論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主義』）

這就是唯物主義與人們實際活動之間的聯繫。

無政府主義者是怎樣看馬克思與恩格斯底一元論唯物主義呢？

如果馬克思底辯證法起源於黑格爾，那末他的唯物主義是費爾巴哈底唯物主義之發展。這是無政府主義者所熟知的，他們企圖利用黑格爾與費爾巴哈底缺陷來誹謗馬克思——恩格斯底辯證唯物主義。關於黑格爾，我們已經指出了：無政府主義者底這種詭計是不能證明什麼的，除了他們自己論戰的無力。關於費爾巴哈，也必須講同樣的話。所以，例如，他們加勁地強調道：『費爾巴哈是汎神論者……』，他『神化了人……』，（見『召喚』第七期，A·吉連基）『據費爾巴哈看來，人是人那樣的東西……』，由此馬克思彷彿作了這樣的結論：『因此，最主要與最首先的是經濟狀況……』。（見『召喚』第六期，M·P·）的確，對於費爾巴哈底汎神論，對於他之神化人，以及對於他的其他同樣的錯誤，我們誰也不會懷疑，相反地，馬克思與恩格斯首先揭露了費爾巴哈底錯誤，然而無政府主義者却認爲必須重新『暴露』費爾巴哈底已經被暴露了的錯誤。爲什麼呢？大概因爲在嘲罵費爾巴哈的時候，他們想也多少誹謗一下馬克思從費爾巴哈那裏借取的與以後科學地發展了的唯物主義。在費爾巴哈那裏，與錯誤的思想並列

一起，難道不能有正確的思想嗎？我們斷言：無政府主義者以這種詭計是一點也動搖不了一元論唯物主義的，除了只是證明他們自己的無力以外。

在對於馬克思底唯物主義的觀點上，無政府主義者自身中間存在着分歧。如果聽一聽車爾克茲希維爾先生，那就顯得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憎惡一元論唯物主義；據他看來，他們的唯物主義是庸俗化的，而不是一元論的：『自然學者們底偉大科學及其進化論體系、變遷論與一元論唯物主義，被恩格斯如此劇烈地憎惡的，避開了辯證法』等等。（見『召喚』第四期，B·車爾克茲希維爾）因此，自物科學的唯物主義，車爾克茲希維爾所高興的與恩格斯所憎惡的，是一元論唯物主義。另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却向我們說：馬克思與恩格斯底唯物主義是一元論的，因而是值得被駁斥的。『馬克思底歷史概念是黑格爾底隔世遺傳。一般絕對客觀主義底一元論唯物主義，特別是馬克思底經濟一元論，在自然界中是不可能的並且在理論上是錯誤的。……一元論唯物主義是糟糕地掩飾着的二元論並且是形而上學與科學之間的妥協……』（見『召喚』第六期，M·F·）因此，一元論唯物主義是不可接受的，馬克思與恩格斯不僅不憎惡它，相反地，他們自己是一元論唯物主義者，由於這樣，一元論唯物主義是必須駁斥的。

這就是無政府呀！自己還不會分辨出馬克思唯物主義底本質，自己還不會了解它是不是一元論唯物主義，自己關於它的長處與缺陷互相間還不會相合，而就已經以自己的吹牛把我們震聳了：我們批判和踏平了馬克思底唯物主義。從這點已經看出：他們的

『批判』能有多少的根據。

我們且往下講吧。看起來若干無政府主義者甚至不知道：科學中有各種唯物主義並且它們之間有巨大的差別；例如，有庸俗唯物主義（在自然科學與歷史中），它否定觀念方面底意義及其對物質方面的作用；可是也有所謂的一元論唯物主義，它科學地考察觀念方面與物質方面底相互作用。若干無政府主義者把這一切混淆起來，同時以巨大的自信宣稱道：『不管你願意不願意，我們是澈底批判馬克思與恩格斯底唯物主義呀！聽一聽吧：』據恩格斯看來，以及據考茨基看來，馬克思之對於人類作了巨大的服務，是由於他……『就中發現了『唯物主義底概念』。『這是正確的吗？我們不認為如此，因為我們知道……一切歷史家、科學家與哲學家，抱着所謂社會機構是由地質的、氣候、地域的、世界的、人類學的與生物學的條件導入運動的這個觀點的，——他們大家都是唯物主義者』。（見『召喚』第二期，Ш·Г·）就是這樣同他們談話呀！因此，在亞里士多德與荷爾巴赫底『唯物主義』之間，在馬克思與聖西門底『唯物主義』之間，是沒有差別的。這就是所謂的了解敵人和澈底地批判他！……

若干無政府主義者在什麼地方曾經聽說：馬克思底唯物主義就是『胃底理論』；他們從事於把這個『思想』通俗化，大概因為『召喚』編輯部底紙張價格不貴而且這個行動耗費低廉。聽一聽吧：『據費爾巴哈看來，人就是人那樣的東西。這個公式魔術般地作用於馬克思與恩格斯』，——所以據無政府主義者看來，馬克思由此結論道：『因此，

最主要的與最首先的是經濟狀況、生產關係……。」其次，無政府主義者在哲學上教訓我們道：『說吃食與經濟生產是達到這個目的（社會生活）的唯一手段，這是錯誤。……如果主要講來，從一元論講來，觀念形態是由吃食與經濟生活所決定，——那末若干饕餮之徒就是天才了。』（見『召喚』第六期，Ш·Р·）看起來就是這樣容易地批判馬克思底唯物主義；只須從什麼女學生聽一聽對於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街巷流言，只須以哲學的自信在什麼『召喚』底篇頁上重複這個街巷流言，就足以一下子博得『批判家』的光榮。但是，先生們，只說一說吧：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國家內以及什麼馬克思曾經講過：『吃食決定觀念形態』？爲什麼你們不從馬克思底著作中引證一句話、一個字來證實你們的責難呢？難道經濟生活與吃食是同一東西嗎？把這些完全不同的概念混淆起來，比方說，對於女學生是可寬恕的，可是你們、『社會民主黨底破壞者』、『科學底復活者』，怎麼竟致如此漫不經心地重複女學生底錯誤呢？的確吃食怎樣能決定社會觀念形態呢？你們倒要考慮一下自己的話：吃食、吃食形式，是不變化的，人們在古代就像現在一樣地吃食、咀嚼和消化食物，至於觀念形態始終是變化的和發展的。觀念形態有古代的、封建的、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的；——就中不論什麼的形式。一般講來，不變化的東西決定了始終變化的東西，這難道能容許嗎？經濟生活決定觀念形態——這是馬克思確實說過的，並且這是容易了解的，可是吃食與經濟生活難道是同一東西嗎？爲什麼你們想到把你們自己的不加思索硬加在馬克思身上呢？……

我們且往下講吧。據我們的無政府主義者看來，馬克思底唯物主義『是同一的平行主義……』，或者還有：『一元論唯物主義是糟糕地掩飾着的二元論以及形而上學與科學之間的妥協……』『馬克思陷入二元論，因為他把生產關係描寫爲物質關係，而把人的傾向與意志描寫爲雖然存在却沒有意義的幻想與空想。』（見『召喚』第六期，Ш.Г.）

第一，馬克思底一元論唯物主義是與無意思的平行主義沒有共同點的。至於從唯物主義底觀點看來，物質方面、內容，先行於觀念方面、形式，——平行主義駁斥這個觀點，堅決地宣稱道：不論物質方面與觀念方面，是不互相先行的，它們兩者共同地、平行地運動着。第二，當我們熟知（無政府主義者先生們，如果你們讀一讀馬克思主義著作，你們也應當知道）馬克思一元論出發於一個原則——即具有物質方面與觀念方面的自然，至於二元論則出發於兩個原則——即按照二元論是彼此否定的物質的東西與觀念的東西，那末馬克思一元論與二元論之間有什麼共同點呢？第三，誰說過『人的傾向與意志是沒有意義的』？爲什麼你們不指出馬克思在什麼地方講到這點呢？難道在『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中，在『法蘭西階級鬥爭』中，在『法蘭西內戰』中以及其他小冊子中，馬克思沒有講到『傾向與意志』底意義嗎？如果馬克思不承認『傾向與意志』底意義，那末他爲什麼力圖在社會主義精神下發展無產者底『意志與傾向』呢，他爲什麼在他們中間進行宣傳呢？或者恩格斯在其一八九一——一八九四年著名的論文中，如果沒有講到『傾向與意志底意義』，那麼是講到什麼呢？人的傾向與意志從經濟生活中採取自己

的內容，可是這決不意味着：它們對於經濟關係底發展不給與任何影響。難道我們的無政府主義者如此難於消化這個簡單的思想嗎？是的，是的，人們並非徒然地說：對批判的熱情是一回事，而批判本身是另一回事！

無政府主義者先生們還提出有一個非難：『不能想像沒有內容的形式……』，因此不能說『形式落後於內容……它們是「共同存在」的。……在相反的場合下，一元論就是胡說。』（見『召喚』第一期，W. R. R.）無政府主義者先生們小小地弄糊塗了。沒有形式的內容是不可設想的，可是現存的形式決不會完全地適應於現存的内容，新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總包裹在舊形式中，因此在舊形式與新内容之間總是存在着衝突。正是在這個基地上發生革命，而且馬克思唯物主義底精神中也表現在這裏。無政府主義者却不曾了解這點，並且頑固地重複着：沒有形式的內容是不存在的……

這就是無政府主義者對於唯物主義的觀點。我們只限於上面講過的話。如此充分顯明的是：無政府主義者虛構了自己的馬克思並且把他們所虛構的『唯物主義』硬加在他身上，然後與之戰鬥。真正的馬克思與真正的唯物主義却没有握上一粒子彈……

什麼是辯證唯物主義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之間的聯繫呢？

『新生活』報，第二、四、七與一六各期，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一、二十四、二十八日與七月九日。

署名：科巴

譯自喬治亞文



註 釋

(一)一九〇五年末與一九〇六年初，在喬治亞，以克魯泡特金爲追隨者、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B·車爾克茲希維爾及其信徒米哈科·赤里吉爾(巴頓)、夏爾華·戈葛利亞(山·r·r·)等等爲首的無政府主義者集團，舉行了激烈的進攻來反對社會民主黨人。這個集團在梯弗里斯出版了『召喚』、『工人』等等報紙。無政府主義者在無產階級中間沒有任何支持，可是在被擯出階級的與小資產階級的分中間却獲得了若干成功。斯大林以總標題爲『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一系列論文來反對無政府主義者。最先的四篇論文發表在一九〇六年六月——七月的『新生活』上。繼續的論文就被停止刊登了，因爲該報被當局封閉了。一九〇六年十二月與一九〇七年一月，曾刊登在『新生活』上的一些論文，重行刊登在『新時代』報上，可是有一些改變。該報編輯部給這些論文附了如下的註釋：『不久前職員工會給我們來信，建議刊登一些關於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與其他同樣問題的文章。(見『新時代』第三期)別的一些同志也表示了同樣的願望。我們滿足這些願望，發表這些論文。至於說到論文本身，我們認爲必須提到：這些論文有一部分從前在喬治亞刊物上已發表過了。(由於不以作者爲轉移的原因，這些論文不曾刊完)不管這點，我們認爲必須把所有論文刊登出來，建議作者用通俗

語言改作一遍。作者是樂意地實行了。』所以產生了『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這一著作前四部分底兩種原文。它的續文發表於一九〇七年二月『我們的生活』與一九〇七年四月『時代』兩個報紙。『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這些論文底第一種原文，曾經發表在『新生活』上的，載於本書附錄中。

『我們的生活』，是布爾什維克日報；從一九〇七年二月十八日合法地出版於梯弗里斯。該報爲斯大林領導。出版了十八期，於一九〇七年三月六日該報『因是極端派』被封閉了。

『時代』，是布爾什維克的日報，在『我們的生活』被封閉後，從一九〇七年三月十一日到四月十五日出版於梯弗里斯。斯大林是該報底領導者。參加該報編輯部的還有M·希霍卡雅、M·達維他希維里。出版了三十一期。

(二)『召喚』，是喬治亞無政府主義者底日報；一九〇六年出版於梯弗里斯。

(三)見兩卷本『馬恩選集』，第一卷，一九四一年，第三八七頁。

(四)見兩卷本『馬恩選集』，第一卷，一九四一年，第三二七——三二八頁。

(五)馬克思與恩格斯：『神聖家族』，『與法國唯物主義的批判戰鬥』篇。(見『馬恩全集』，第三卷，一九〇三年，第一六〇頁)

(六)見馬克思：『哲學底貧困』，一九四一年，第一四八頁。

(七)見『馬恩全集』，第十六卷，第一部，一九三七年，第四五九頁。

- (八) 見兩卷本『馬恩選集』，第二卷，一九四一年，第四五三頁。
- (九) 見恩格斯：『反杜林論』，一九三八年，第一二八及一二九頁。
- (一〇) 『工人』，是喬治亞無政府主義者底日報；一九〇六年出版於梯弗里斯。
- (一一) 『聲音』，是喬治亞無政府主義者底日報；一九〇六年出版於梯弗里斯。
- (一二) 馬克思：『科侖共產黨人審判案真相記』，『鐵錘』版，聖彼得堡，一九〇六年，第一一三頁（第九節。附錄。一八五〇年三月中央委員會給聯盟的講話）。
- (見兩卷本『馬恩選集』，第二卷，一九四一年，第一三三及一三四頁)
- (一三) 見兩卷本『馬恩選集』，第二卷，一九四一年，第四二七頁。
- (一四) 引自馬克思所著小冊子『法蘭西內戰』。有恩格斯序言。一九〇五年在列寧編輯下從德文譯出。（見兩卷本『馬恩選集』，第二卷，一九四一年，第三六八頁）

譯 後

『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一書，是斯大林二十七歲在外高加索梯弗里斯與無政府主義者進行鬥爭時用喬治亞文所寫的一系列的論文。雖然先後兩次在一九〇六——一九〇七年當地的布爾什維克報紙上發表過，可是完全譯成俄文，發表在全蘇聯各民族人民面前，却還是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蘇聯馬恩列研究院在聯共中央領導下編印了『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的時候。因此這一著作，特別對於中國讀者，可以說是第一次出現的嶄新的古典作品。

在僅僅幾十頁的小冊子中，斯大林講述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基本問題：辯證方法、唯物主義理論、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在這裏我們又看到了斯大林偉大天才在這一方面的輝煌表現：以通俗的語言敘述磅礴深邃的真理，簡單而完滿，淺近而深刻，使人讀到不僅易懂，而且又十分親切。讀『聯共黨史』第四章第二節『關於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一文，我們覺得如此；讀『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一書，我們也覺得如此。這兩部作品底寫作，相距三十餘年，然而同在馬克思主義寶庫中閃耀着不可磨滅的光輝。

這裏刊登了本書底兩種原文，它們在內容上雖無多大差異，而在表述上却有很多不

同。因此，在馬克思主義底宣傳上，在與反動思想作鬥爭上，甚至在文章底佈局與字句底選擇上，這提供了一個學習的絕好榜樣：我們應當作比較的研究，看一看它們中間有那些不同，爲什麼不同，段落底增減與詞句底取捨在這裏具有什麼不可忽視的意義。

令人遺憾的，是本書最末一章底原稿，在斯大林於巴庫被捕時遺失了，否則本書還會以更多的內容、更完備的形式出現在人類科學思想發展歷史上。這使我們想起歷來專制獨夫民賊給革命人民造成了多少不可彌補的損失呵！

關於這幾篇論文，在『斯大林全集』第一卷序言中，斯大林對其中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論點，曾作了批判性的聲明。茲將該兩段原文譯錄如下：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問題。如從第一卷看到的，（見『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作者當時抱持着這個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著名的論綱：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底主要條件之一，是無產階級之變成人口多數，因此，在無產階級還不是人口多數的那些國家中，由於資本主義發展底不夠，社會主義底勝利是不可能的。

這個論綱，當時在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中間（連布爾什維克也在內）以及在其他國家底社會民主黨中間，是大家公認的。然而歐美資本主義底繼續發展、前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之轉變爲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列寧所發現的各國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底規律，都表明了。這個論綱不再適應於新的發展條件，在資本主義還未達到發展最高點，無產階級不佔人口多數，然而資本主義充分薄弱，會被無產階級擊破的各個國家裏，社主會義

底勝利是完全可能的。這樣，在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就產生了列寧主義的社會革命理論。如大家知道的，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出發於下列這點：社會主義革命不一定在資本主義最發展的那些國家裏勝利，而是在資本主義戰線薄弱，無產階級最容易擊破這個戰線，即使存在着資本主義發展底中等水平的那些國家裏首先勝利。」

*

*

*

本書第一版在排印上遺漏了兩段及一些字眼和加重點，同時在翻譯上也有幾處不正確。茲於本版一一地加以修改和補正。特此申明。

一九四八年一月六日

9.4
4=5

頁 第 0144

基本定價 3.50